於于集 五

序
祭文
書
題跋

共六

於于集卷之三目錄

於于集卷之三

序

送李而立尚信赴賀冬至于燕京序

我國受天朝瑞國海外體孟子所謂畏天盡恪謹以事大過二百年號　皇上誕日聖節號　皇太子誕日千秋仍號賀使以遣賀冬至號其使冬至亦如之又別置謝慰等使及因國有事奏請亦遣使必備果下馬虎豹皮紬紵扇等物充禮幣奉職貢率以爲常其選使必於金玉班著名者爲上爲副次就郎僚中蓄素望堪風憲者官書狀吏揀才户辦行需禮備表咨儀物太僕進退馬工繕什器諸種

苟一事或滯緩瘝害邦有憲甚常憲我國事上國之忠之誠萬國罔有敢慢者且賫送事宜必冬備夏行春裝秋發爲應需留連經費之具故自金盛八道無大小邑先日月捆輸使臣第土宜希貴之產充棟折軸贏而爲子弟費然膺是命者聳望有高有低列邑助路橐觀時向背厚薄等級其物至兵後力又不贍使者垂橐而行大都然也至於奉綸專對通上下情事莫重唯舌人是使而白金爲命老於商販中間籛弄操舍唯已欲之歸加以廉耻之不修天下人無不病諸權利横求銖積而至石日愈擾雖閭里尺奚亦以小邦而下之見叩門乞槳猶張手以索金強其號

面皮其行役之艱瀝公費不能半續私財又不周其勢決
不可聽八道各私私入宜自朝廷分饒确以重輕其費於
八道若其道里之遠自王京抵帝都約三千餘里夏潦冬
氷其苦兩極說者曰聖節千秋兩使苦甚冬至使當遼野
水滂或濠溝之水千里不見地榜船涉險寸地三餐驢騾
車兩沒泥淖行者用手拔蹄脚負戴輜重曳且推竟其野
甚者貢馬陷泥不自拔生而割火印尾鬣以去要塞責禮
部夏潦儘苦冬寒尤為甚彼冬至之行高平盤山之間極
目不見山曠曠然千里一野龍荒沙漠之玄風怒號震蕩
揚沙礫振蓬蒿而至者彌日月遼東八驛地勢極卑塏且

近北回亙山谷之際其寒凜酷烈使人七八月而重旃裘
矧當寒沍之候乎行者取羊貉豺狐皮束其軀罩其面疊
繭綿羃兩手然氷結鬚胡呵益堅凍皴逼其骨其萬苦千
艱能令人髮白矣雖然男兒生世間射弧矢志四方不斷
鞄鞶一隅則中原之行雖不宜再三至於一則誠不可已
何者馬醫之家藜莧其食見王公珎羞方丈驚悖失筋其
理固也今者瑟縮遐陬其見咫尺者垂半生一朝沿道遊
覽愈往而愈奇觸境而面目皆新太宗征遼駐蹕有山敬
德從征建白塔寺令威化鶴華表柱猶存伯夷叔齊遺祠
清節顏杲卿忠臣著節漁陽山斗韓愈起於昌黎李廣射

石虎秦始皇築萬里城燕昭王禮賢黃金臺荊軻縱飲燕
市悲歌易水之上文天祥死義北京柴市周宣王石鼓刻
在太學館至如登望京樓而虞夏之界豁達觀望海亭而
天下之水難為水陟天地壇而觀中原制作之隆由長安
門歷五鳳樓造朝皇極殿而禮樂文物事爲之盛於茲縱觀
焉城郭之峻閭里之豐市廛之殷物產之瓌足以駭心神
聳瞻聆又可以勝述也哉萬曆三十三年朝廷命李侯尚
信拜冬至使奉表如京師余於李侯舊也昔余旣冠笈書
遊大慈寺時李生三昆季來比余榻而棲長與余同庚次
少余一歲最少則侯也歲十三持重罕言可見遠大器謂

余有犬馬齒敬而長之未幾聲華藹然卒與余同榜第嗚呼其長而同庚己下世其少一歲已為時大宰其十三歲過壯而近老官級亦先登五指屈而伸者四五余老而不死亦幸矣余雖魯處斯世也久為斯行也再侯之要余言以此余之答侯望以此其毋忘 聖上事大其毋落當世聲望其盡責專對其毋使古人橫肆其遂男兒平生壯志其勿介懷八道貿行之儉嗇其以寒路攝保跋涉爲慎其以老友言爲記行矣好往還

送聖節使李同樞立之 春元 序

余坐事屛處西湖李同樞立之甫枉軒車左臨陋次徵贈

行一言且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今子失職已三年矣
敢以爲吊余應之曰嘗見先儒以格物致知之學於天下
事〻物〻無不究知之猶曰天下大水三鴨綠處其一鴨
綠雖源之長比至海濶不能數里烏足稱天下之大水其
論大海非不詳也猶不識東海之無潮又不識海有黑白
赤蒼之別矧乎我國東隅極僻之域豈無道德節行文章
高天下者雖天下有格物致知之儒非耳目所暨奚足以
知之余若悲之豈流痛而止哉余少年占魁甲至白首縱
靶靑雲外之繡衣金節玉瑞竹符内之玉堂金馬薇垣栢
府春坊南宮地部天曹寵榮隆赫已至秩二品而章金玉

然所志不在乎此只悲天下之不吾知也今子再入遼燕遼燕天下之偏其在天下不過八萬四千毛孔之一毛孔也而回顧小邦猶自視缺然矧天下之地足跡眼力之所未逮者哉今子之行也屬中國多壘北虜欲梗遼路若遼路梗不必由鴨綠可以航黑白赤蒼而終返無潮之海究先儒所未究者即我地是已雖不幸天下之大無非天子之地一鞭青驪何所往而不可將盡昔人足跡眼力之未逮者而以耀我道德文章節行使天下知東國有人亦不可乎今余之不子弔以是況余去嘐爾嗟來之食高卧西湖十里外乎昔林逋養梅鶴于西湖足不入湧金門以了其

生别余扁舟垂釣才三年乎子去矣余無以受子之吊矣
既爲序復爲詩

處士幽居湖水西梅花已落鶴辭棲藍輿朝傍白鷗渚漁
艇宵橫青草堤

凉々破壁月來照咫尺蘭坡歸夢少遼塞風塵戎馬驕烏
紗何似臨江嘯

奉別宋德甫駟牧羅州走筆序

湖之南五十七邑惟羅爲之弁羅岸海控山多水土物方
伯需之朝廷征取之居徹道什之三加之風氣勁居民豪
舉呼斥二千石猶黃口州牧有敢往用文惡便走一牘勒

臺府白簡之新牧来上官先命侯吏報懦猛吏盡小犢聞
鄉豪不曰臧否豪黙識之曰是可用匼匜龍其頭木環穿
其鼻曳之若果爾卽竟滿亦無生得失不然者狼跋而旋
今我公膺朝命釐之必先治貴倨如東濕薪剋猾民如鶻
擊毛鷙政乃舉雖然仁與枝偏病其治苟衡物不均豪必
張袖衙公一入出無門可畏哉故古有能名率摧強助弱
州之民有柳敬善死有孤寡窶甚夢飯塵甑有敬承敬賢
昆季俱有才無命長土俠若乳鸝俱可咰沫拊摩之有鄭
時者家世昌詩不應科日哦紅樓翠竹傲纓紱白首無成
是恠民也宜先行官刑以威衆如用吾術公私彰消豪猾

畫足而良民寧州大治之行為東方第一今夢寅乃老乘
秋風返莬裘路由州下陞堂拜太夫人撞鐘擽瑟獻千萬
壽不敢以腵為醉爾時當得從頌姑以文別

贈別韓侍郎德遠使上國謝恩序

侍郎韓公立朝著三十年不遂之時評於公國事日揹之
猶家人營朝夕一營為失其宜便大戚若所歷屨中外官
俱當一面今將命如中國中國事宜將一之嘗于心必為
他日我國施非如中世諸大夫士胡越視乃國事故於其
行柳子舉中國我國事以叮嚀昔殷周時而箕子疇敎我
東方俾彝民則物國有刑政禮制孔飭遵倣堯舜禹湯所

以治天下業見明效者一一可戴墳典誥訓如敬親慎男女靡耻於取予喪死盡情與禮率依堯舜禹湯之訓迪民千萬年一日中間不以夷羌雜俗或混糅我父師遺疇之法也之敎也槩亡不逮中國聖人化小邦之通人拂士不頼顏大邦之法家稱頌欽慕事盖寡獨比来治兵生財二事虗歉不類蔑内實徵外侮較然若拭鏡而看面用是見一海寇擧國魚爛鳥散亂已殆二十年耗匱懸罄若是凡有慨落塹而襲訛者亡意指舊染以新是圖乎哉言中國兵則委衣食於人己不力而自周所周不止身于一家仰俯事育俱不困官給馬若甲若口粮若月銀復有田足以

繼廪乏故爲民業四者咸自趨兵猶樂地不覺異時身首
及灾蠱以目前便取貨也如有當失律大小罪用夾指押
脛扳臂斬頸之刑使趨敵不旋踵言中國財則省畝稅十
之一官取民有經而使歎極勘人盡地力食地出於家以
卒歲不需人且也路有店々有市々有城用錢銀刀幣龜
毋令衣食相侵如我俗仍誰何詰盜禁奸使路無梗故商
旅用輕貨四達千里而不滯礙沿諸塗無論窮山絕徼客
至如歸若是欲不庶且富得乎我國異特號官兵官不與
衣及粮餽鞸以畜兵々不可獨無口體則勢不免釋耒把
鉏而官責之坐作擊刺一人不可任二終乃毀屋負鼎而

四方之而國無兵矣商旅行百里贏蔑豆衣粮暨貨販一
稽而一䭾不給用別騎方周路加遠而資加重馱加多是
以欲千里者十其騎乃出如是而欲商旅出吾路難矣而
又下農夫田得秋不謀以營辦補歉欠但用大盂巨椀食
飲若流今日飽不恤明日飢民之習痼而莫為更始公私
胥失而民無財矣玆兩者我國之政之最難醫而亦不容
不醫者苟不醫卒無國營公國者所大慼今之如中國試
諦觀諸事〻事之此強彼多獨兵財大懸宜悉可學如細
容其制作歸施之我國豈非大有補乎哉如曰華制畢可
學并與不可學者學之將失吾殷周遺法大不可也公間

節制義州詳彼此兵財得失令又侍郎戶部其必留心于茲茲故云

別尹時叔昌鳴陪使相歸營仍酬短絶以贐行序

往在十年前聞吾子名於稠人中咸曰某也有文章過流俗盛有所稱引尋常間思一接容儀以遡風下第以湖西於漢陽有同風馬牛終未副宿願中年禮部設大科四方多士咸來赴時吾子冠是舉屈六百人京師人爭誦其文章紙價仍爲踊余雖不閑科擧文於時人諸作亦未嘗苟爲景慕至見吾子文始信吾子名不媿其實益欲與之遊未克焉未幾吾子釋褐登途余以布衣落魄山水間雲泥

路阻尤莫與相接今年謬蒙榮名得佐關東幕會吾子爲
釁長江陵府乘郵官告暇陪使相行自原州歷平昌踰大
嶺並巨海過襄陽出杆城以至高城郡其間名山水而邑
者大都非一二綿々數百里路出鳴沙海棠間有臺有亭
有樓有浦津有淵潭皆爲東方第一勝自三月十三日暨
四月八日行聯轡坐同席靡一日或離遇勝輒有詩有詩
輒相和然後益知稠人所稱引者爲不誣而京師多士誦
其文者亦不媿而十年前景慕之願余亦到今日遂矣豈
非一大幸耶至是吾子陪使相歸余將遊叢石仍入金剛
山分歧之別古人所歎矧此瓊詞贐行情意款々者哉聊

綴一語敬酬焉

送金書狀鑑赴京歌序

萬曆丁巳八月二十五日金書狀來欵余曰二十七日早朝西坰拜日南至賀表僕忝書狀隨表行公不聞歟何寂寞無言願得賁行一章余瞿然覺曰朝家比多務逐々趨衙頓不悟送行隔一日々者首价辱彩牋索語副价亦然抵今猶揮壁暨聞足下求亦都忌之今並日三扁惡能遠雖倚馬揮擻者手猶揮劈辭之剏今拙鈍遂先草副价序數千言却賦首价詩七十韻則日已夕然於三闋一是存形跡別厚薄得無負金友乎仍燈下走翰曰余赴燕凡三

請爲足下次沿途所經歷今足下萬里行始今日緜沙峴
靡黃崗躪駒嶺之即蘭海交入玆轉西枕浿水之北是箕
京有箕廟井田址信宿需行李楞舸淸川上有樓稱百祥
江號薩水昔天使問薩水々々同華音撒水名人謬進飲
器華人嗤之筏控江淹龍灣張舖賓館禮也消詰朝籌餞
九龍餞鴨綠彼岸華壤也睇金石矓鳳凰瓜遼之華表吊
丁鶴膏葦首山之駐蹕昔唐太宗征遼日留六師其將敬
德建功德營白塔迄可賞高可俯遼垌百里城西北角峙
樓稜八角枰龍荒大漠直北指點長安號望京自此野無
山草木黏四天笭滐濕河並濠行城上驟車阽危途届廣

寧始踰地睍醫巫之山蹊十三之山擊汰大小陵之河郵
鞍騰裝書庄潼關杏山之間列樹柵木綿三日程以攔胡
騎柵之外胡落也可警山西長萬里秦城其外大黑山也
設關襟抱之山海其名也度此人家散野肴觴萬柳庄以
暇日鞠[illegible]淸節廟禮夷齊以蘋蘩蔭樾薊門入皇城之玉
河入便投鑰其館不纆徽之囹羑也展儀午門外五拜三
磕頭偷儺日虔趨踧踖宣尼廟詰曲石皷文于神之門歸
穿柴市扣文山祠遨衍南壇玩圜丘之制男兒無胸襟則
已有猶不披豁于玆木人也昔子長從燕趙鄒魯薄龍門
是半中華也猶造文章卓萬古今之燕者歲三四次自我

邦抵彼亦天下半未聞有文章牛馬走于子長余竊憐之今足下湖南人也起湖南貫湖西綠圻甸跨跐海西鞚靮關西究二千里于我東又踔中州三千里是豈非子長之伍乎他日足下之歸也余當先搜其槖獲子長文章而始驗吾燈下之語也序訖復為之歌歌曰

送子行兮天上雲憑々兮承子柁滇江兮帆清川紅袖瀾斑兮別淚百祥兮七佛香嶽兮鬱盤龍連卷兮九淵鴨水三沱兮波汩々汰々而瀉湲鳳凰翼翼兮金石嶙屼淩狼子亂蛇梢跨白鶴而冲霄邀丁仙兮與之遨城郭依俙兮人民是非垂楊蟬地兮是誰家美人緩立兮顏如花蹲高

平兮極目桂槳蘭棹兮橫三叉跨兩河兮而杳山東滄灣

兮長波圍黑山兮緣粉堞滄溟洄沔兮雪浪合沓變流丹

兮飛天際若青鸞矯翼望蓬壺而長唉南金璀璨楚帛凌

亂珠璣蘭干兮胡商賈客魂褫而目[illegible]金門闢兮黃屋崇

五雲集兮天之中千官盍簪兮馴象舞王謨雲璈兮香流

響於天風圜丘兮戩之簾翠珖兮韡碧珂香芬茀兮盻鑾

椒桂青葱兮鬱栘楊羾天宮兮傾瑤觴天壽靈長兮猗吾

皇吾皇兮樂胥億萬歲兮斯無疆

送平壤庶尹鄭世義士元詩序

有人於此詘己名信親志推家道及國政何如曰孝也忠

也有人於此己所欲欲於人己未能能於人何如曰恕也仁也今者鄭君降臺省求外邑出於孝擴事親逮治民出於忠鄭君以此求西京於柳子柳子專城為養未售素蓄孝子有求俾遂厥願近乎恕繫名近列未就四邑自咎不幸移孝於人近乎仁柳子以此許西京於鄭君然則柳子之亞東銓使鄭君尹雄都因忠孝而濟仁恕豈不兩得之乎嗚呼反哺之日無多進取之年有餘三釜之奉曾參不洎重茵之享仲由猶悲樂哉鄭君陪板輿而燕浿江也柳子雖欲樂此焉可得耶鄭君行乎仍以詩系

青年奉表過西京文物芳華政太平浮碧樓高訖水月練

光亭敞開簫笙當吾獨享風流處送子全家錦繡行欲挽馳暉親不待豈貂長組我何榮

送李培迪迪夫知子春縣序

昔余與子同若干友棲于北部之安國坊當時人事混沌未判又焉知他日有窮達夭壽之分哉如使其時我夢我卜曰階崇二品錄勳而封君亞京兆尹我必以爲吉夢吉卜子於此時夢之卜之曰六旬一麾出宰于縣邑子必以爲惡夢惡卜以今觀之今日之我與子俱是昔日之我與子其達也何益於我窮其窮也何損於子身追憶當時同榻之舊一半爲松下之塵吾雖在世乎童頭白鬚已成衰

丈之狀而子獨鬢如漆顏如丹噫截骨脆若蔓菁看螘子鉅若車輪雖丁年食蔘於草野其晚歲享祿也必獨久矧今子春山水之縣也丹厓翠壁複江重洲皆在軒囿之內而人蔘松芝朱草白蜜千壽百園之名材亦皆園庭之物也加以山氓俗朴薄領甚簡其日之所課之政除江魚山雉野鹿之供則終日閑眠於鈴閣耳是子晚享清勝之福雖使今日卜我以宰子春夢我以宰子春其必曰吉夢吉卜而將我之軺帶換子之一麾亦且甘心焉子毋以階卑蔭暮為嫌吁京兆子春倘來寄於吾與子者也若我者宦游之倦客也曩卜莬裘於南溟擬長往而未就今將再履

前跡自放於山海之鄉其肩巾南歸也舟于淸風溯于赤城過乙河而達柰堤期子於龜潭島潭丹丘峽之間達床共唔復作安國坊之會此時當得從頌姑與子別

送冬至副使鄭令公谷神子士信序 效國語

冬至使鄭子將行徵黙好子以言黙好子方憂採薪偃伏山齋重其請作而稱曰夫鄙屋剝廬偶逢一秋侈然自饒謂無我富也而及覩夫瓊宮桂室香粉山堆不自知目動口呿倒屣而走也何者地陜者生寠居偏者跡拘視壅者識闇聞局者志滯天之理也余觀東國壤僻海壖其視天下之大奚啻黑痣之點巨軆黃雀之棲大岱哉今我國幸

服箕疇倣象中華君臣而重誼忠父子而敦慈孝昏娶而諧伉儷主僕而截上下嫡孼而嚴名分禮讓而甄風俗刑法而繩強禦所以有辭天下然其責治之日立模之詳嘗予未得其槩是以地小而不闢民尠而未輯産稀而多漏令苛而難率無他未執其要也今夫中國爲民則勤其鉏耨爲兵則慣其擊刺爲工則取其攻固爲商則豐其販賄文捨其陳蕪學撮其情粹刑不貸權豪政不墜經紀故享祺二百天步堂堂人贍家裕四海樂康彼江南佳麗宛洛繁華雖未曾親覩而一幽燕邊胡之地猶陶化娛民若斯中國之樂可反隅也吁鄭子乎乎子豈知東國之人可哀

抑在東國不自知到中國始大覺方其縱觀燕都飽綺麗飫豪奢歸循薊關道遼陽首山始見東方軍馬候使駕者百餘騎頭蓬而梨衣裘百綻牟如羊豕之騾馱編藁之裝應對錯其指走趨眩其節愚陋可哂之狀雖同鄉國猶悍然駭之及夫回次我界邊堡無粉官庭無甎茅廬無壁苴履無底女鬟無袍男脛無襪村無列廛市無錢幣人民之貧匱近京尤甚試觀彼州即帝都之通州也其物產夥盈閭里饒瘠此何如於彼耶此不幾瓊宮桂室比蔀屋剝廬其可羞之甚也點好子去年朝京久次龍灣時谷神子亦以儐詔使併舍焉所唱酬詩殆數十百首具在卷帖及今

繼我有此行烏得無情哉遂為引亂以詩

一歲佳辰日南至萬邦筐篚集明庭鮫綃或間驪珠燰朱鬣還兼碧瞷縈麗幣玉階天逼仄趍班瓊琚曉當丁誰知東國奎精聚再籍芳名千佛經

皇華集序

嘗聞天上有流星無常次自此至彼隨所往而遺光焉曆象者稱之曰天使之星又聞堯時有巨槎浮西海槎上有光若星名之曰掛星槎漢時博望侯張騫效之乘槎使海外國遣甘英中路而返涉海四萬里方到洛陽其他陸賈司馬相如韓愈之流柁軸陸海中國須詔之使遍下國無

遠不屆焉惟我朝鮮服箕子餘敎忠順輸忱奉侯度惟勤自新羅高麗壤奠于唐宋奉使能渡赤白黑蒼之海徃返于中國之江南至我 皇朝混四海爲一家從遠路通鴨江不能數千里内服視小邦過二百數十年有奇每登極冊封吉凶軍嘉大小須諭等事必降黄麻紫綍揀内翰六科密邇之臣宣布焉 國王選陪臣負重望能文章者同文士若而人儐之于龍灣如儀詔使至王都 國王盛禮服虔迓于郊外設山棚彩車飛騰幻恠之戲以迎賓如儀詔使未入宮 國王先侯于庭率臣僚行拜詔禮如儀惟萬曆四十八年秋 皇帝陟遐其年 新天子卽祚建虎

泰昌不數月而崩惟時　天啓今皇上嗣承大曆頒詔于
天下　國王擧哀行喪一遵中朝制既免喪稱慶已踰明
年春翰林學士劉先生給事中楊先生膺東使來錫　皇
命　國王使遠接使祗儐于境上至國都　國王郊迎庭
拜用　先王舊禮恭虔踧踖之節接迎耀絢之具館侯餼
廩之盛左右酬唱之負用　先王舊規此莫非小邦感鴻
恩榮寵命之義之至也而況向者小邦鏖殄於倭寧八道
魚爛波潰以至　先王離迯西陲莫保我　廟社惟是
先皇帝赫怒誕下十萬兵百萬糧以濟之於斯時也國不
國再國人不人再人禮樂文物之俗幾乎禽獸不禽獸我

國王為　皇上虀身糜骨而萬不一於報酬今者天下不幸一年數朔之內天崩地坼　兩聖賓天舊天子新天子相繼下席此萬古所未有之凶變而加以醜虜蹈瑕投隙而發使旃幕腥塵溷我數百里邊界此雖彈丸一域無損益於勝敗之數而佚服戴天之忱擧東土缺缺然固衛藩屏既不能再發旅以助顔行復貽御命回程不于陸而于海將使仙舟之風檣致勤於赤白黑蒼之溟能不慨然然而自昔小邦之欽華使誇異數也雖在上邦有恤也下國離憂也奉詔詞臣將命展禮之外詢風採謠繼商周雅頌未嘗替也小邦君臣揄揚天人文藻之擧亦未嘗闕也故

凡過江山景象觸物起興其沿途觀賞之篇章交映館宇
猶未足也裒輯前後使臣唾餘梓成帙而小邦蕪陋之作
亦能攀鴻翼附驥尾齒列璵琚之左目之曰皇華集播之
中國爲天下傳觀其來古也玆者流星之耀浮槎之光揚
彩於張甘之海路而西京新語千金詞賦山斗文章復見
於東方今日於逐歲諸篇復增以兩仙新什共成新舊一
通敬付諸歸棹他日紛署黃閣討謨之暇閱詢賡唱酬之
舊則小邦禮讓之習文明之謡事大畏天之誠暨夫徃牒
傳記之謬不俟譏毀之詆得之於藻詠中者較然矣豈非
小邦之一大幸而天下萬世之所快覩者也歟

悲白髮贈京兆舊僚朴叔彬 而[illegible] 之青松詩序

悲乎哉余之寄生於人間世怳然如隔晨而業已加六於半百向也歲二十有九忽見白於額上謂是偶然厥後白繼于白種種然猶不藝之莠交害于春苗越四五載復下於鬚星星者猶額上之白自歎年齡之邁如行旅之踰乎嶺豈其未踰嶺也寔三十已前之春秋而暨夫一步踰彼步步皆趨於墜天子之貴而富而威也尚未免刼懦耎如我者哉如非無意於世間情態乎不得不從俗之爲然臨鏡把鑷適二十有五載于去年矣一日撚鬚長喟心語於口曰吾之齡半百有五於世事更無所希自夫跨躡龍頭

歷清顯于庶寀卽今豚犬兒復登于桂籍不須如蘿氏之
蔓草使髮膚不相保也仍擲鏡投鍕數月之間皤皤乎已
成老翁悲乎哉吾賢兄在曩日同遊泮宫烏鬢氷齒俱是
幼壯之狀誰謂同僚一歲來熟視而不辨誰何流光逝水
轉頭超忽春風發何秋鬢已擬况乎暮年非別離之時古
之人已有名言乎關雲無極嶠樹連天回頭昨日之僚席
已見他人之華面况此旅亭之人事豈復爲把玩之物乎
時事多艱白眼滿前禿翁知心之交除青山白水而誰哉
他日兄之欲滿而歸其問我於山之南水之北乎哉又安
知吾儕湖山白髮之別不猶適於遯遯之聲利恩丹徒布衣

不得者哉

兩老垂〻滿面絲衰遲非復別離時天涯倘問前來延萬
樹梅花碧水湄

送黃聖源 洛 出宰尚州序

嶺之南地鄙而人才地鄙故勢約者宰焉人才故地著者
宦多顯余嘗默數朝著縱步於臺省廊廟以大行其志率
嶺南人君嶺南人也自先世家安東幼年北學京師仍居
焉旣成名十九年左授宰于尚爵〻甚可憐哉其始來京
師也豈不以京師所與遊多碩士茂閥繇是達于朝行其
志甚不難乎今觀居鄙者布于內居內者達于鄙人與地

易焉雖素居京師者亦欲挈挈而南況君舍鄉而客去膏就齋以自約宰于尚不亦宜乎雖然居移氣養移體理固有之雖胡越猶然矧君生嶺南復嶺南爲政于嶺南嶺南風氣如水之投水而地靈人傑亦豈復客君也哉吾知其還也必達于朝縱步於臺省廊廟以大行其志也無疑於其別申有告焉觀於其地苟有一尺間土可居余者乎余欲挈家而移之

題金得之大德令公詩卷後詩序

三一翁金公古之遺搢也能文章善草隸鳴於一世少時捷生進兩試俱爲冠考官批之曰詩如太白賦如相如文

如馬遷筆如羲之其見人稱重如此嘗謂人曰吾文與書
謬見重於世如不自勑吾身必貽誚後世也不細尤戒惧
自律卒罹己卯之禍而不悔吾先人幼時草隷俱絶愛三
一翁書嘗臨之先人外王祖申尚書公濟寔書家宗匠也
貽書勉之曰觀汝書能奪金承吉胎是書儘佳但學張弼
而不爲不免有俗氣不顧汝專攻自此先人變其法然吾
家有大屏八帖最奇絶余方幼也喜臨其書如米芾之畫
竹勤枝葉爲也洪諫議天民余姊婿也真草俱倣三一翁
余時又薰於洪余之學草書自此始中間雖進諸家迹不
一其法要其本盖出於三一翁也今得之令公即三一翁

之後也自毁齔臨家帖得功深余進々見得之之筆於士夫屛障間常與之第住不通年不相若其進也先後亦殊筆不得源々往返　先王朝々廷上尊號廷議歸一得之新進人也抗言不可曰上號非古不可與廷請時論非之斥内翰左授臺評隨之識者猶偉之去年秋余方坐事家居得之左顧陋巷仍示余所著詩文一大卷余卒業未報會國有變移書櫃于海濵其詩文亦附而南設有不幸將爲主人壽其傳也今年春復因人惠詩一大卷暨書法兩帖來益覺所詣加彙昔三四之信手得之真三一翁之後也亦所謂不隘家聲者也言其文則記事實論事典平尚

暢樸而贍薄韓蘓而不爲焉言其詩則偶儷精格律嚴華
而鍊雅而熟駿々乎盛中之唐焉言其筆跡則龍騰鳳舞
風迅雨驟其遒勁流麗之態軼伯英懷素之徒焉向者考
官之批其爲得之謂乎然則吾兩世所嘗肄者及得之兩
世傳家以業之者彼此無不同之也得之乎其與余奕葉
之神交也而及得之正議排衆獨立而不撓又余之所未
逮也若余者耄矣無能爲嘗聞諺曰老人有十二反常晝多
眠夜無眠一反常也笑有淚哭無淚二反常也少年事不
忘中年近年事忘之三反常也余聞而怪之洎余之老也
富貴人所慕也而余爵已滿無進取之心故反於常死生

人所重也而余齒已暮無怕死之心故反於常生日短死日長不圖目前而惟身後之圖故反於常今者著述已富簡牘盈箱孝子慈孫或壽其傳則後之觀之者曰某也生時能釋回扶正志業可觀之文也之書也無媿於千秋萬世則是余之願也如其不然凡有作有爲反身而多怍則後之觀之者曰某也生時其身已點其行無取之文也之書也適足爲壁魚壤鼠之歸則一時雖享周公季氏之富貴不足多也用是此心耿耿雖一字不忽雖一句不苟雖大醉亦不忘也要直其言不以柔辭媚人豈常情所可揣者哉此則古之遺哲因書文自勑之義也雖罹禍如三一

翁吾不悔也得之其有意於斯乎敢以詩若而篇題卷後

晉筆唐詩世孰知人生不遇太平時白頭飄轉將焉薄孫

鶴虫沙滿塞陲

可愛古遺直自稱三一翁清防草隷絶黄卷話言雄驥子

臨長路貧人繼善弓詩書能起我高揖昔賢風

四海非狂士單瓢大醉翁唯知言五七莫問事東終彩筆

鬼神駭清篇凡例空白頭吾貧有揮手郢斤風

文擲史還骨言傳懷素神銀河傾寸管墨水起循鱗枉作

攅眉客難逢具眼人請看浮世事蠖屈勝龍伸

斯文不必審覩桓世上兒曹白眼看無國權迎誰識孟有

人非芙豈憂韓君關繫弱方盈發我偃靈姑已下壇一句
獲擲宜絶筆莫教千牘鏤心肝
白首琴歌學冶郎經年沮頓六俱藏高官不慕如而舞萬
丈猶長白也先春草詩才君更絶黃庭筆法我何當只今
聖代輕文墨肯教狂夫抵老狂
四郡清奇稱別區歸舟欲掉許還孤空聞峽秘丹丘奭未
見峯棲白鶴癯吏隱豈將真隱比身遊能協夢遊無一錚
已遍三韓勝胡此山靈獨負吾 得之卷中多賦四郡

送權仲明 盼 宰江華序

余病夫今之世交友之道多歧自一而爲二又轉而爲四

五各戴一恒人爲弁如衆鼇聽命於白黿唯唯諾諾甘心焉余竊哀之自念余之恒欲去猶不得又奚希乎人之恒而欲弁之哉苟不弁斯無歧將何行世用是杜門避世於城市焉覘世人於交際有人事不容已者六慶也吊也請也謝也送也迎也渠儂相易以爲情而名與官隨之余旣無弁發出於四五歧在玉堂避世於玉堂在銀臺避世於銀臺於官於家皆無非避世于是六者余無所事焉已數十年矣今仲明之之江華也余送之以詩文何仲明無弁者也亦不爲歧者也余所以愛之甚送之以此而勗之者也

送公州使君李伯吉 善復 令公詩序

余去年使中國知治民之有方稅田畝三十錢役民算功償直養兵人口粮月給銀一身及全家本與末相資以裕衣食令流幣泉行不侵爲二事用是民各生其生周過而剩〻過而華〻過而侈反以贍病焉無佗爲治民者使之也我國則否稅也盡畝役也窮年且不償一人兵兼農力不兩任而又粗治本而專棄末貨不能四方衣侵食〻侵衣二事相耗謂泉幣彼此異宜若是則民安得不窮且盗也惜乎百世墮廠不知能變夏夫豈牧一邑者辜哉今公牧于公〻鉅州也號湖西第一而方之中國曾不遠一小

舖今年余因事道公〃之民困于旱于山陵于詔使有年磬地毛輸之官橡栗以朝夕多田者賦愈煩貧滋甚不從則殍因此法爲此政雖百龔黃奈吾民何吁三代盛制尚矣未暇議公嘗目于中國者於稅田役民養兵行幣乎一依中國之爲民其庶幾乎公將行俾余序系以詩

贈別奇允獻守安岳序

古人曰士爲知己死女爲悅己容人生百年間一遇知己難矣昔三代聖王重宗法分茅裂土非子姓親昵不得與歸殷者三千歸周者八百皆列爲諸侯各私其家傳外此者雖聞才碩望不得占尺土是以春秋戰國之時魁儒傑

特者或淪於屠狗賣漿遇一夫煦濡飲食之惠輒刲腸決首以為報自秦以来封建之制罷而朝家用人之路廣士之抱微才薄能率多寅緣攀附以進其遇甄拔於世者無復許知己以死今世之背德孤恩自私其身皆源於亡秦之薄俗余竊痛焉余以衰門寒士素乏扳緣之勢加以欺偽娟疾之徒斷然反唇尊伯氏首台閤下謬許以稍解末技冒羣非特開顯路曩日之粉署蘭坡皆閤下賜也今夫簞食壺漿一微物也苟救飢渴之際人猶思濟於兵戈矢石之難矧余之微有抱負其自期不下於古人而舉世棄之曹不若腐鼠是余之抱膝長吁者獨閤下介然稱引

於朝使佳節耿光能出於腐草之臭味余之欲死於閤下爲如何哉今余之忝竊銓衡適閤下位冠鉉台兄又出柏府而入春坊於此之時相與協心同寅有若輔車與駏蛩是余報效閤下之秋乃反薄三司幕一麾厭華官安専城欲徼余以藉力余之心竊怪焉是以前日中和之請余之睡觸屛風以此也兄之所好旣不可過而閤下之敎又至焉則所以有今日之行也吁兄姑去矣余之爲閤下地豈在兄一出入之間哉余之期待實在於三代而其地位又非屠狗賣漿之賤爲閤下結草於異日者非余而誰哉惟吾兄識之

永平府贈李好學 皇明人 紀行詩序

往在二十年東方遘難先寡君播越西陲越明年春李爺提督公領十萬師東征慶平壤賊追北至開城先寡君賴是自義州進住定州特遣風憲官起居李爺于開城仍廡一路兵粮接應事勤忽余以司憲府持平應是責憲府持平即天朝察院官於小邦體貌甚重先寡君破規特遣敬天將也余至開城起居已投一民廬宿焉會李爺麾下將一人卸部曲十餘騎暨余並舍一宇夜聞似話非話似歌非歌聲甚悲即老將懸遠役而哭也管下有一人容體閑言笑穩略不形辭色爲余申々侃々徹曉話不懈曰俺李

姓名好學本東寧人家永平府東方奉表使所由路異日
宰相將事過永平宰相問無相忘也當時余不解華語替
舌人叙悃愨非但信宿同舍情款甚東寧卽高麗藩王舊
封也余先祖某以麗時丞相隨藩王留中國生二子皆不
還有子孫在焉今者余與君貫籍雖殊自先祖推之國同
鄉亦同也况君暴露殊方數千里外兵凶戰危性命難期
朝暮將領之苦已至於哭在部曲莫若可想而獨怡々自
若了不動辭氣余因此得其爲人且感其煦々致款不遐
我遠人用是一念憧々未嘗不懸左右也及今余奉表賀
萬壽于京師既竣事還至永平忽相與邂逅森々顏面不

昧於十七年之後盖兩心相照然也且聞我國人道此者自往時多被君厚遇不忘舊也至是具珍羞旨酒奉饗余頗備至余自念萬里遐征久滯京師所資已罄槖蕩一無以酬恍第念以偏荒薄材粗從事文字今又在旅泊以沿途諷詠自遣至雄府竊喜江山佳麗且有古賢人遺迹得諸路上者非一雖詞蕪語俚而猶自珍嫳帚者不淺聊寫紀行一通以答厚意焉且念中國鄙夷我使臣謂貿貿皆是也豈不慨然今聞府中多搢紳具眼君亦以家達文士自道倘謂膚言有可采者仍求佳章冕其首使斯文托之不朽亦不敢辭也其不覆瓿也乎哉

杏山記夢詩序

余聞人之神晝寓目夜宅心心本虛靈事應於無眹亦多有之而夜所夢晝所爲其理固然則或見驗愚慮外者獨何歟昔在萬曆二十二三年間余官漢京夢到一處平日未嘗遊者喬基爽塏其上有臺甚峻路絶不可攀上有一人引手援之勢極峭巉墮而復緣既登頗豁然無障覺而異之欲解之未克也然默識之不忘迨至二十四年余以謝恩兼進慰使書狀官如北京到杏山舍城內民庄是日八月十五夜薄雲微月可賞俟行人定與盧使稷於街上逍遙見一烟臺在城上合臨眺陞塼階數十級至臺下梯

斷殆十尺遲回久之有軍官踴身先登援余手汲引之遂攀而陟其上曠然四無碍可以窺滄海覩胡落極目百里外宛然前日之夢也仍說夢中事與盧拍手大笑曰人間事必有數定于前今夜登高實出思慮外事現無朕已在數年前是豈人謀所曾與者世人欲以己力逃數真虛勞耳洎今朝京竣事還也至杏山寓城下望見烟臺峻整就上層輒階窮處築石十許級補之即前日所玩者也余因此有感于中吁此一杏山前也夢遊焉後也身遊焉及今遊十年後也並其身所游者如夢焉乃知後日之覺也與夫今日之游而等爲夢中之夢也大抵天下事無非夢也

而一夢一覺又有待乎彼世之人營營晨夕求富貴利達攀援危徑望引手于人而殊不知著著者在其上已前定之而先得於虛靈卒驗之事為不可逃於數外也如此豈不大可笑也歟遂感而為之詩

佃獵元將哭泣并誰知蝴蝶即莊生蒼天了了皆分別白首營營底性情石上精魂風月舊槐中榮宦道途驚邅關胡塞前緣重梗泛休嗟萬里征

別金樂山 偉男 賀千秋詩并引

時之熱隆矣狗吐舌雞開口揮翮風塵尚患珠汗濡裏匆萬里遐行目明朝始而猶宛巒深谷左顧余豈謂余者造

德可聞道泣望乎時足敬憚與必也謬識余說詩者聞乎子專此來索也吁其榮矣哉余亦年前賣表觸感熱而殆不可支及其還也猶歎不喬而谷觀子清羸甚余必意斯役苦試届彼也其復眷踢顧兹乎概乎吾儕生之偏也余既出無驢欲往問餞席而未克只榮其俯索謹搆拙以謝鄭重其詩曰

幽并白面俠燕代青蛾娘彩橋架綠水垂柳蔭華堂甘苽冷水玉冰碗流瓊漿晨登五鳳闕迹側諸仙郎歌聽紫雲曲舞碎蒼明璫歸袖拂秋風莫散御爐香

聽盡雲璈九夠開披霄纔降海中山郊門敬拜芝函去天

路遙瞻鐵鎖攀月照銅龍仙仗肅露晞金狄珮聲還風塵
一歛排虛翮可籍芳名厠玉班

送金正言世濂東歸原州序

大凡文章與學行互相爲裡爲襮豈虛名竊言彊勒之哉
言學行則操其傳受不爲威利欲誘雖困躓廹於身猶不
回其守者有之言文章則蓄中演外不促促於科第恥以
簡牘符牒只取資於當世者有之是皆所養所執卓乎其
不圖苟合得之內非扮于外也雖然厚顏深情者人也學
行之蔵諸內非人觀瞻所逮或賈石衒玉以自欺者比之
而文章一得於己非假手佗人以誣之也泝風雅沿典謨

不肯塵眸泥趾混之乎流俗之裏者豈非卿行之所尚反出於學問之上哉頑誠不誠如何耳金東溟坐言事謫西塞而還去江湖歸關東夫既不同時以取顛踣修其裏不事襮可知而又能工爲文章詩則專攻漢魏蕭顏謝沈鮑而俯逮于白甫文則源五經四書而力攻馬班下之及於韓柳其高尚於兩柄信乎與行事相從矣吁口憲章躍準則貌令而行古豈易而得哉而趨野而端委之市而深衣當燕食而籩豆簠簋物雖古衆必愕眙而心駭有一見追然意適者即如我莫逆者也雖然是道也乃擯於朝散于郊不得於時政者之效也若余者不朝而野餘生有幾年

苟慕求知於來世甚可憐獨東溟顏如酡鬢如漆功業於盛時如日之昇蘭之茁其將持所養所執騁力於廣場爲日甚長豈以一時困躓沮其守哉矧乎學行文章兩有之哉行矣勉乎哉

恩花宴序

嘉維蘓巻別號尊城客館之隅官庭孔敞望滄海之遥控負翠岑而密臨翳翳夏槐賓至多旆旗之颺萋萋春草地深少詞訟之喧長抛隙地於昔時誰起新亭於今日作民父母世見龔侯之再生爲國爪牙人稱申伯之勞止佳徵流慶熊子超倫異氣鍾英驥兒難彔曰有第二子秀士不

髫數百年家聲卷軸隨身守雪窓者毅紀箕裘餘事傳水墨於八方丹桂生花適丁黃堂莅治白駒如練正好彩服歸寧當官路飛馭而來行長安遊街之畢仍想東軒之迫隘難容高宴之紆餘賓僚之進退難便豈見盤樽有踐優伎之周章不遍還恐視聽多妨爰命經之營之諸工斧彼鉅彼其制則匪樸匪侈不日而肯搆肯堂盖茨爲亭只鄭飄颻之風雨席地而坐可想朴略之威儀歌兒一雙舞兒一雙不離背上曲踊三百環蹕三百亦在遮中仲尼之面蒙倛夏禹之顡黎黑坐云則坐食云則食視先生如子思馬呼而馬牛呼而牛聽館人爲老氏形容豈示於郭王之

侍婢步趨堪眙於楚子之帷姬天跟地頭檣末之伎足蹩
言讋帕首之夫兕具慶之在堂復連璧之共席父母俱全
兄弟無故其樂融〻崑山片玉桂林一枝厥榮卓〻風傳
異韻來自九天日照仙齡影落重溟維雙花之一宴曠萬
葉而稀聞百姓縱觀以稱榮諸生拭目而健羨鄉老皆兒
於累日曰彼何人哉民風勗子以羣書有為亦若是行見
雞皮鶴髮二親之年三摘天桃庚癸栢府槐堂具爾之官
皆拾地芥夢寅年衰蒲柳分忝葭莩迹散江湖送芝蓋於
雲表塗長山海想瓊林於燕亭引語纔終詩篇繼綴
榮亭新敞羅星弁秩秩瑤遝開勝宴百變笙簫鬧近空三

行紅粉田淸聘
仙花兩朶耀恩光鶴髮雙親醉玉觴此樂悠〻千萬歲華
山劫漢渝溟長

送李士立 好信 佐北道戎幕序

咸鏡我國之窮處而北道咸鏡之最窮處也嶺有鐵摩天
摩雲而戎幕在其外自吉州抵慶興直北迤東右並海左
倚山而排諸鎭其間平地廣不能數十里又就山內外設
列堡大都雄巘峻嶺不毛之地與山戎隔淺水而落地勢
高且僻每七月霜八月雪至窮冬玄氷陰風大雪埋山平
壑萬木沒其梢狗裘獸状之民操角弓逐鹿爲生者邑不

滿數十真苦寒極陋中土人不堪居之所也吾友李君士
立以儒士登第繇翰苑轉春坊朝議重之一朝去司書拜
北道評事元戎幕僚也朝家例選文武全材有威風能壓
武士者授之其責莫難且重而惟其寒苦甚世謂之左遷
李君方顯爲清議所推豈朝家外之然乎意間者北戎通
西戎殺虜我藩胡欲乘吾便用是擢李君應選難之也李
君行矣在外在內夫孰非王事耶苟以榮枯而辭就之是
不知命也前之遞李君也獨何仇後之替李君也亦何辜
此之失李君也豈無他人彼之得李君也豈長保李君耶
盖有命存焉李君曰唯遂駕而去

親朋結軫出青郊折柳悲歌客路迢瞑樹圍洲舟颭〻黝
雲埋嶺馬蕭〻開眉油幕羅紅粉合眼銅闈近紫霄遥想
笑談揮羽扇白頭如練虜氛消

送李潤卿睟光赴安邊都護府序

世說東海有三神山自古方士者求之不得或以為我國
皆骨即蓬萊妙香即方丈智異即瀛洲余則不信之丁酉
之亂余避寓高原道安邊屬天開海朗登絶嶠直東而望
有三點青山在洪波縹緲外瑞霞覆其上邑人指之曰是
道家所謂三神山余冷笑之高原去安邊不能百里居歲
餘益聞所不聞始安邊洲居者於海澨得異籜大如船艇

核大如匏實斗升知其有異境不遠隆慶中有儒士遊國
島遇風漂不崇朝見三島島足峙至一島有珠宮貝闕架
嵌嵒扁曰蓬萊之殿居人器不陶鎔食飲不耕鑿行無馬
駕鹿而乘島留其人旬有五日而返其後萬曆二十年邑
人避海寇率入三島或還或不還云余異之徧詰邑中始
信所聞之不異於所見於絶嶠也蓋三神山無有則無有
如有之雖不在皆骨妙香智異必在我國比隣自古方士
知三神山在海外而不知求之我國之三島我國知我國
有三神山而求之域內而不求之我國之比鄰彼三島者
非所謂三神山耶今者淵卿之守安邊也其對留而居者

非三山樓觀耶嗖作隣舍翁者非安期羨門耶早夜叩門而乞漿者非雙成小玉之倫耶然則潤卿之爲是府實三山仙府之長也他日政成而化洽也逋民之還自三山者其必剖大竹作船摘洪拖爲粻繼踵而至矣潤卿其問之余之言始驗也夫

哭具二相思孟貞敬夫人輓詩序

嗚呼痛哉貞敬大夫人具二相相國之配也昔相國宿德耆舊乃余知己之長者也請因此送喪之輓細陳其顚末余未釋褐文章已早就於大家多諷誦如韋孟馬班韓柳文選或數百回或百回或八九十回自先秦兩漢止唐宋

肯睥睨宋以下文字嘗竊聞李栗谷先生珥文章學問當代稱缺朱余求見所著述愛其文平曠樂易而又多其多聞敏學欲奉而爲師嫌其高官當塗遂不踵其門世又稱吾姻丈成公渾不名曰牛溪先生時以掌令徵至京上章屢千言余又求見其文多山野之言乃許以先生長者數往返而亦不曾屈首受書以此遊二先生門下者或不識余暨登第相國爲方伯關東余又見擠於朝議忝幕佐陪相國遊屢月及見余楓嶽錄文一卷詩律二百韻及佗序記等文相國蹶然起敬謂文若詩已成大家舉世無匹既還朝輅軒臨席門屈白首存問白面生乃復揄揚朝列曰

新得直學士超世之才也不可置外列排黨議吹噓之通臺省顯望余之蜚英當世皆相國力也到今思之私語曰尙使栗谷牛溪暨相國當局於今世寧觸罪抵死亡豈使民彝物則泯〻如今日哉吁人才之下今不如古世道使然又何嘖〻爲哉嗚呼痛哉相國沒殆數十年余日追思思振其子孫而力不贍及柄銓衡時稱道於政席爲朝論所忌剋僚輩多沮抑莫之遂相國胤綾海君戚秩雖崇沉淪散地而終今者太夫人逝余方獲罪淸時失祿適五年貧窶甚於匍匐之禮不得任情使平日知己之家多負於幽明獨耿〻一念不沬於泉壤是則神明所明燭嗚呼痛

武太夫人世家法門婦行爲閫門楷範可述不可朽余性澗於世事奠餞弔慰於生死人俱略而不行秖用文字道意而已今益老矣未克執紼於郊門以詩文送太夫人之喪並告相國及績海於九原之中嗚呼痛哉

相國魁傑人文章稱德業知人透藻鑑薦士排牙頰貞敬壼儀正紘綖嘉化浹福祿萃門闌冕笏森稠疊鴻私聯挔掓命服盈箱篋恭儉日相飭權勢何曾挾子孫襲家訓詩書傳累葉吾意死知己畏人口頰囁江海久憂時烟羨維桂楫長號送東轅兩泣空承睫尚戀結草報桑梓猶可及

傳古書肆序

天下之事有有之而無無之者有無之而有之者有有之而不有之與無同者有無之而能有之如素有者若推其有使有於無天下之無皆自我有出有人於此於萬物不求其有而所多有者獨古人書際時之艱来地之窮昔之有今無多士之無於書者思有之不得安其無於一方而眛天下之所固有可憐哉於是乎有者出其有以陳之寂寞之鄉使無者不鳩而聚不售而貿庶牧終歸於實地則所謂無之而能有之如有之者非耶如曰我習故而蹈常求馬乎唐肆如也則有之如無之雖多亦奚以爲如使一方古無而今有使四方無之而求有之者側肩爭門如趨市

為則南原其壠斷乎

送忠淸監司鄭時晦 曄 序

夫人之中心未易道不因盃酒而發必因文字而洩非二者難乎暢矣余少時讀昌黎文有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余嘗疑乎是更思之退之若及孔子氏聞道必欲與顏曾游夏相唯諾不肯屈首受學於顏曾游夏也又疑蘇東坡與兩程生一時胡不受學於兩程聞大道之要及讀東坡文乃知以彼胅達峻敏當自立門户必不承顏於程氏也余朴無見識重以性倨甚且易人向也羣儒輩出各設皐比開門迎徒弟而余未嘗一屈首當時聞栗谷老

先生稱宋龜峰爲一代豪傑一往過于西郭外龜峰爲人
樂易容貌不修餙長於文章於禮書最詳世未易有也余
愛慕之不爲犂牛而嫌之厥後龜峰避佗于東西南北余
或聞在某所心竊憐之欲再會而不得焉時晦少時嘗從
龜峯學及龜峯奔竄林藪時晦饘粥之余竊多焉今者時
晦將之湖索余言余不能酒因文字而暢中心時哉時哉
吁彼不逮於孔氏兩程我羞比於昌黎東坡然其愛慕之
心見時晦而思龜峯雅矣勉哉時晦其終始無愧於所學
也哉至於辭別之情政理之方時晦先得之不待余贅也
故略之

送鄭時晦曄赴京序

余於書雖未曉易嘗試揣摩其奥吉凶互乎今之人事今者有坎離震兌之朋彼甲此乙也久矣余自以東南喪朋西北得朋早與兌坎爲依歸意氣相投殊甚占之以六親妻財爲祟於兌並起而賊我官鬼余顧而唾之視之猶泥滓謂彼重錐刀如山丘瞋目以禦人是似腐鼠而嚇我宜以清風濯手洒然不惹一點塵耳逮忝行臺于七道謂士夫委質于國必先去跖徒而後民可安也於是不問文武之強禦務擊貪贓前后數十人或拘之金吾或刻其官爵是豈所謂怒室而色市者耶及夫古坎攻離既與離爲

克而坎又自絶其好擠之井而下之石金蝕金水激水得
明之義蔑矣遂去而歸于艮艮者山也止也即余菴號也
止其官而歸于山時義正矣去年投冠歸去卧高興故山
竊自悲今之人咸稱兌厚坎薄者信矣兌者金之銳也而
未曾顯加手一剌彼以習坎之體黨動輒倒其戈至四五
擊而不已雖使金帶橫腰勳祿充棟余之志不在斯竊自
悲矣雖然其所主宰者乾也非彼所擅為者因以悉尤彼
是不知易也遂泰于中而兵於外余與兌非一日之好麗
澤乎里閈者宜披露六臟而無隱今兌之赴于燕適會余
歸山之後遠兌之還而問余也必在山之南水之北矣他

曰兄之得意而施設須亟去坎壽震兌之朋邀余於無朋之地於其別也酬酢一場劇談以爲千里之面目焉

送李而遠尙毅令公之成川序

成川小府也下大夫宰之其地多山少人不近鄙不近都簿牒詞訟稀巫山十二峯沸流江降仙樓爲觀遊勝地而無裨於國故實關西一散地也散地治何難乎雖我亦宰之不必爲宰相地也二十一年命以嘉義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春秋館藝文館尙瑞院正李公爲府使李公賢宰相也望已隆位亦崇朝暮入政事堂而及是命也充然有喜夸嫮於儕友中余甚恠之及門而問曰公長政院

晨夜役役不堪公務之繁爲成川事簡欲去劇而就閑耶公應曰否曰公秉清操官京師俸薄多家累欲圖資口腹乎公應曰否曰公爲痾恙欲就靜已之乎公應曰否曰公愛江山而就之乎公應曰否曰公所以捨此就彼必居一於茲數者而今皆曰否余甚惑焉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余雖不肖請以淺識揆之公京師人也居室京宗戚京父母丘墓京平生所與交友相識京食京衣京豈其志不樂于京所以去京職求外補者蓋有以也公魁馬榜捷龍科未三十而登青雲縱步丹墀鉤砌出入乎烏臺薇院蘭坡玉堂酡顏未緇而黃金橫帶雖十年來風波之起相尋

於朝夕而不動毫髮凝然於臺省之上有如遼陽華表觀
人物之互換今又一子爲吏部郎當世稱英流諸子孫滿
庭如蘭玉余嘗歷數朝著能享當時福祿惟公在數指中
吁其盛哉然而公愿恪人也傴過而爲伏僂過而至地循
墻之走將至於避影所以辭審地即遠邑以自貶損其爵
秩也此君子撝謙得之義易而謙能受益亦天之道則吾
知公雖忌太盛而滋致福祿之久遠也無疑佗日芝綸之
降必不待爪滿巫山沸江豈久爲我公物乎以散人處散
地惟若余者可而竊謬恩忝非據豈安於賤分行當投章
引疾求補外如我公之爲則江山有分爵秩相脣替公於

降仙之樓者非余其誰哉須使楚臺風月更留錦囊之餘以待余至而授受之可也公曰子之言是也請爲序詩以足之

奉贐冬至副使申李叔令公詩序

冬至使申侯之行也余病伏私第申侯走役人來寄花牋一片索余詩若文余應之曰方今使于天朝者咸望余贐以詩文余略不辭必刮胃滌腑以盡余悃款者誠以諸公所與有索者非不悉余無能然謂余稍有所能者詩文不鄙其索余之敢自靳之不報以所有雖然方今使于天朝者歲率十餘人人求余詩文余之仕于朝已二十年以一

般事賦一般語應許多求無虛歲思竭而意罄若之何昔余之中原見人用驢駕磨終日旋所踏皆舊跡今余若強之不幾於磨驢之踏跡乎況今國有恤其可以詩爲仍永其言曰云〻之役人曰請再之又曰云〻役人曰請三之又曰云〻如是者十役人再拜而稱曰閤下雖辭爲詩文言〻成章句〻有律有韻次其說書此牋是矣又何以詩文云乎哉余乃大笑而記其言役人懷牋而去

蘭舟橫截九龍潭上馬沙堤淚滿衫一水東西風俗別衣冠言語愧孫三（鴨江西岸舊有華人孫三家）　右越江

千載遼陽一桂危山河城郭捴堪悲休言白鶴歸遼島塵

世無人識令威　右華表柱

金虎雄威宇宙間長城隱々繞胡山如今北落天狼晦萬户笙歌鎮海關　右長城

千尺高臺碧水濱清風颯々起青蘋行人再拜夷齊像淨掃祠堂薦素鱗　右清風臺

虎石西頭碧玉流萬株烟柳覆紅樓三春落絮如飛雪何處嬌娘攔熳遊　右萬柳庄

盧龍塞外野黏天拂地垂楊惹翠烟綺幕迴連三百里征袍六月欲裝綿　右薊柳烟

鳳城宮闕鬱沉々玉柱虹橋禁木深海色欲分馴象舞大

明庭外散貂金　右免朝

琉璃壇上碧珠簾天外徘徊鏡出奩却訝此身登化國紫都雲物聳觀瞻　右天壇

昔年簫管會同慇雨露流恩落九天玉箸金盃那忍御白衣虛館淚如泉　右免宴

楚國青蠅點白珩草玄終歲閉柴荊退之征旆燕山路尊酒還孫萬里行　右別懷

送平安都事尹 繼善 序

夫文章之士之生斯世豈彼蒼者命之非耶既生之必成之既成之必用之其用之或於時或於後苟於後傳千萬

世則時之用不用有不足問也是故粗記姓名猶尚享當時富貴而能文章者喜不遇必羇旅困窮憤恨鬱結羸病其生豈彼蒼者督過乎文章而故令不遇之顧所期待不在當時而在於千萬世後也今者尹繼善文章士也彼蒼者其知東國鮮文章命尹繼善生於玆歟何其摛章綴詞若以天孫機杼織成五色雲錦日揮百箱紙素而不暇給耶其生之也固與夫凡衆人異豈將成而用之歟抑不知其用之於時歟於後歟何其宜遇而久不遇歟吾知夫彼蒼者意必曰我之生繼善有深意既以衆未賦々渠宜使渠大成其才以用諸千萬世後也必先羇旅困窮憤恨鬱

結以激其志方可充所期待是用降玉堂紬甕尾洋尋佐關西幕周流山海不暇息焉足而復患關西饒風流佳冶易迷夫年少男兒又必羸病其身使之去外誘而專所業繼善勉乎哉子不能大成文章其遠大可不畏歟雖然紅粧滿堂歌吹沸天而孜〻棐几以負未半之百年欲賭虛名於冥〻漠〻之千萬世後其悲樂不啻萬〻吾未知繼善之志斬用於時乎斬用於千萬世後乎如欒為千萬世之用唯當外一時富貴日勵其所未學否者須速剋去文章二字盡忌前所學者乃可換富貴如拾芥竭求其所未學者

送回答副使朴典翰梓入日本序

日本在東海極深處日所出之根距我邦阻三大海々各三四千里所間有小洋抱大島者不可記以水程測之殆數千萬里矣俗頁險殭梁驁然爲域外別族不可測甚海浪自前朝或通价修好奉使者難其才昔申叔舟之使其國也爲當時本柄者所御勒俾驅之死地叔舟挾靑衣神童利涉而還幟東萊聞本柄者已死乃言曰是何入海生而處陸死耶當世聞之者薄叔舟曁後金誠一之爲副价也倭官乘肩輿直前誠一怒其不虔不受宴倭官悉且歉斬輿卒兩人頭謝之及倭寇我海州盡碎芙蓉堂詩板獨不犯誠一之詩敬之也逮黃愼隨天將沈惟敬使其國受

饗宴能強毅不屈使倭禮待之亞天使及其遇朕風船幾危投僊辭以誇海若自多忠節尋致旗脚回而風浪寧近世金黃兩使抗節不回求古人亦罕覯矧問區區一風舟之危哉嘗閱宋史趙昆銜命涉海望見紅旗出洋中郎大鮹之鬐也舟人讋慄昆正色不怕卒不罹其害又嘗見佛家書海商入海中三日出白山列其一日天日也兩日魚目也白山魚齒也海商顛心潛禱魚目昇竄以是觀之有非貿織虛誓慾期雖百千靈胥無奈吾何所謂愷悌君子神明所勞雖之蠻貊何憂懼乎何者蓋聞千里百里不同風同俗矧隔溟渤之外壤哉自夫舟楫之制劇茹腥喙蟲

甘人鹽骨之鄉可憑木道通之或稱軒轅作無益使外夷
淩中國人民履危地是大不然天心不偏厚薄又使遐洲
絕嶼均被中國之禮義向無舟楫孤偏之地人食人蔑遺
種矣今者日本古徐氏遺裔向徵童男女三千人來居之
其地一蔡蓬空虛耳曾聞之道路言日本人饒時羅商販
泊絕島值長大隣而食之又聞之古老言南蠻國老弱人
不堪傭作者灸而膏之燔畫罷是皆地絕遠中國之教不
洎然也今日本自秦時服中國餘習其人小明可候教化
以曉自前朝許以與國通璽書者數矣及今源氏鏖平氏
借我一价要以重其邦蓋源氏世篚篚我而平氏敵讐我

故也於是乎朝廷擇剛毅神明忠節不撓之士則與翰林公爲之貳公即鄭夢周權柱外裔也麗朝時揀國士責專對夢周其人也曁我國選弘文館應教將命通好柱其人也夢周爲東人所欽數百載在其人耳目公之往也奧中聞者必歛公與流輩懸其觀公之直諒苟無怍俯仰則雖銀山雪屋崩天搨地奔鯨躍龍竄鼉巨鼇當蹊齖齖而視之如還千斛斗況度量中一小醜睢盱跳梁于下風者乎吾知繼自今禁黠屈彊者變鴃音悛歟性折枝服禮歸中國如流水之東無疑又焉有被銜勒如叔舟遇不虞如誠一値拔風惡魚之變如趙黃諸公哉行見節義佳聲播東

中傳後代如鄭夢周審矣公疆項不下見病於世多矣獨
余交雖晩投分最特乃刺々不憚煩密書而秘贈之

戲效戰國策奉贈全州府尹鄭公行序

客謂柳子曰仕者不得諸朝則外邑而已矣子不見鄭侍
郎尹全州乎今子仕於朝官不達胡不圖之外邑乎而挈
々而南爲柳子曰然有人於此舍狐腋而好布褐舍熊蹯
而嗜韭菹是出於天性然乎原所好在彼不在此而直貴
者難繼而賤者易求故從其所欲焉爾今鄭侍郎出朝而
之外其之外也雖於鄭乎爲失是得之吾所不得者其於
吾優矣而吾且不欲焉何耶昔人有遇友于塗友遑忙然

走進而詰之而焉如卽曰朝家設不求聞達科往且疾求之今吾仕于朝官不達求之外亦知其難繼安知山林之不求聞達不爲真聞達也吾所以遑忙然走也鄭尹乎豈久於外者他日得諸朝招我以安車蒲輪我其辭狐腋熊蹯乎哉

試藝宗室稧軸序

自國朝禁宗室兩科廳仙姓者徒祿食而後學問莫有以強幹植根也于大比翌年特設一科試三經四書于禁中分三等選四人加階秩有差冠者賜宴以榮之其始朱溪君首捷是選歷 列聖無替舊典可國家待宗室禮甚殷

置君正守令監倣古公侯伯子男之爵纔綰髮便祿之至老死簪組其身夫何求不足而猶矻矻不懈於青燈棐几盖其志不于溫飽以貴戚休戚同乎國也爲國家強榦植根其不在斯乎萬曆甲辰三公子中斯科將襲古修稧無何國有恤三年外軸始成求能言者叙且歌績城余外黨也踵余門請數反念余在　先朝忝承旨辱試官之後旣與其始可不求其終乎遂題之

酡顏公子醉芳辰紫馬章臺不起塵自有貂蟬饒寵渥獨將經籍惱精神研朱工積鷄窓曉鞞紫班高鳳掖春江上簪花延勝集一場文墨揔儒紳

贈佳雲菴 曺南溟白雲書院齋宮 僧正和詩序

余於今年仲夏以掃先人塋塚過書院〻無讀書儒士只老儒朴重振在焉朴慨然稱曰先生之德之節如許其卓之可範於後學而長安儒士不肯窺左足入斯院況寓書齋鍊業乎甚者有飯于溪上望祠宇而去若將浼焉未知何故歟余曰吁哉先生在先朝抗節不仕視軒冕猶泥塗道德之崇足以配先聖享釋菜于文廟豈特吾道之南行見擧東方萬世道學之宗永〻衛斯文壽國脉今聞一鯫生猶傲視祠宇過門而不入是豈以先生道德乎哉似聞近来無道之士多染指榮利不顧是非倫紀苟一寄名院

籍輒肆然擠善流不顧忌彼猾也顯爲不軌已發於臺者
封章而猶不知避又從而宗事之用是長安儒士會賢祠
也愈望之而去之子其痛抑奸賊之儕毋令踵院門盍青
衿則多士歸之猶歸市彼靈谷院也文獻堂也尚矣至成
悰元徐起之輩猶有祠宇多士翕然矧先生之德之齒卓
々可範後學者乎朴曰唯々善其言而不能行其院籍猶
昔也及今余以賞秋復遊松泉精舍過是院取見尋院儒
錄以賊猾徒黨或大辟或杖斃或遠囚多至三十餘人吁
是豈先生過也哉自今重先生道學者蕩滌斯院如有餘
孽或介其間悉鐫名削黜之則多士齊々願出於先生之

門空長安于〻而來勗哉多士遂爲之詩

先生風節似長松歲暮風霜不改容憶昨肝書拔禁闈滿朝髯婦擺心鋒行看栢板登文廟先遣雲齋倚碧峰羇屩負葛非在我千秋無替禮儒宗

贈乾鳳寺僧信誾序

余處金剛山見山中小菴多異釋餐松栢辟五穀積數十年者式以頓悟見道稱余討其實大率不識字不讀一經文與之語心地洞然余瞿然驚曰此其成佛者乎若爲士其必做大官乎曰何哉曰昔者此山中有三僧各用大褓羸衣糧而行相與約曰吾三人作讔語能者解其負負不

能者其可僉曰可一僧舍褓臥稻池之阡曰夜也吾將宿曰何耶曰東方之語水田之阡不與夜同音乎曰然二僧二其褓分而擔而去至一處一僧入棘林中坐曰拘家事不得去曰何也曰東方〻語拘棘刺不謂拘家事乎曰然一僧合三褓而負而去曰背負二間屋其無困乎曰何耶其僧嘿而不答兩僧俱不解也於是合負三褓上峻岅流汗洽體路遇一老釋弊衲藍縷問曰三僧同行兩僧閒臥中野子獨行負重何耶僧以三言告之老僧合手而拜曰子獨成佛也夫東方之語稱屋樑不與褓同音乎二間之屋不架三樑乎兩僧之言破天機死語也子之不言全天

機活語也子獨成佛也夫又聞昔者此山中有南無大師者嘿言向壁三年一日呀々而笑羣弟子長衫袈裟頂禮而問曰大師三年向壁無一言一朝呀之而笑其必頓悟大道乎願聞大道之方大師抗聲而應曰擴腐羣弟子曰此滛褻之語也三年向壁所悟只一謠辭乎或嗤而去或詬訾而去呀引而不發者活語也泄而不蘊者死語也夫道也者非心得不能語又不能以傳之于師不能以傳之弟子三年向壁一朝頓悟工夫深矣彼羣弟子俱以蒙學無心得而欲聞大道其横腐之流乎故大師只以慢言浪說戲之如莊子道在屎尿之喻也此所以真悟道成佛者

也儒釋何嘗異道放勛曰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孟子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今之學者不求諸心上欲求之章句之末其去大道不已遠乎讀中庸一部而成執中之聖何人不爲子思讀大學一篇而得治平之道何人不爲曾參聖人之言約賢人之說詳詳者傷於箋註學之末也約者流於禪寂道之外也何今世之學舍活語而求死語也文章亦然韓子務去陳言柳子言無餘蘊死活之辨而高下分焉近世空同弇州矯唐宋而別騖多剽西漢之蒭狗其人與語亦已朽矣余之意周情孔思人皆有之反而求之可自得之吾之文字如棵如棟如山如河取諸心得綽有餘裕

何若襲古人死語以爲學與文耶薄有讔語而含喙不鳴苟鳴之奚以爲道今爾雖不文心甚鬧爾之遺有禪有穀苟餘禪何用教爲爾自反己而內觀如來寶先其在爾心上儒與釋何異焉

於于集卷之三

文

書

於于集卷之四目錄

記

甘露亭記

余嘗聞休徵之降必有所感其現在聖經者非一自夫中世誣誕之風生儒者深戒之閱諸往牒其曰靈芝醴泉神雀之屬余固不之信萬曆三十九年余休官歸高興高興乃余姓所籍始祖翃起于玆四百載先墓曁後昆在焉余旣無用於時猶落葉之歸根渠是海山之勝擬成棲遯之菟裘越明年營小亭難其名是時四月見園庭松竹間有香露糢糊葉上先翻于朝日觸人手皆黏狀如糯米淸酎

味甘寒如蜜如飴家中兒女攀樹而啗之稱之曰蜜雨問之飴耋亦莫曾覩記是日也余與里中親戚釣鯖鮻于海澨十里外艤舟碕岸既陰而俟潮又見漫山叢薄之上露痕厭浥如昔其味甜亦如之余甚異之曰是無乃古所謂甘露者非耶是何祥耶嘗謂圭蝗之邑有鳳乎來儀朝家多事余辭別業還朝於中路承 恩命陞嘉善階既還朝復加嘉義封竭忠盡誠衛聖功臣瀛陽君侄濔亦叅耆忠秉義亨難之勲陞一級爲通政舍兄亦賴此資四品阿兒瀹以嫡長超授六品俸尋又擢謁聖龍榜第五名濔之兒于墠亦與九品焉今年二月追贈先考以資憲大夫吏曹

判書知義禁府事封號以君吁天之降祥非一家所獨膺而碩高興惟柳氏爲巨姓而先塋之所遊所也適余在玆有無前之休徵又未閱數月有吾門無前之異數眞是天公之示兆非爲我柳氏也乎抑在天之先靈默相之然也乎余然後始知或然之理黙孚於前定而衆目所咸覩其非誣誕之類明矣故名其亭曰甘露亭亭在虎山北麓大海經其北每夏南風驅海氣而北冬北風淡海氣却雲烟海恒清無瘴故居人不病焉東有壽德山多奇石多松柵雜樹西有琵琶島島之形如琵琶岸大海有遠山蒼翠卽寶城長興諸山也挹海左右如長拱者右曰鈷鉧島左曰道

陽牧馬場亭之下有村數十家皆柳姓家以竹若梅若橋爲藩亭臨潮汐池有高竹數千挺老松數十株園之從下望之不識有人家有魚柵延五里所隨潮出沒村之人以濟朝夕四十年五月亭始成比樹皮替尾萬曆四十二年歲甲寅高興後人嘉義大夫漢城左尹柳夢寅記

耀榮亭記

尊城太守申公忠一守尊城之明年其次男愃登龍榜歸榮于郡將燕于賓館以展慶賓館隘迫勢不能敞盛讌叅優伎容新來前却周旋於是廳相賓軒之東庭有隙地頗寬可立若干楹遂假營別亭盖以茅垂以帷陳床肆席俾

也便地坐或循風霰亦仍此停之亭旣成適京師放榜遊
街已肅旁邑文武官以宴之故例新恩宴與凡讌集異式
其賓僚則文必四館先生武必三廳先生未六品者爲時
先生循次以上有大先生有大之先生時先生至官雖卑
必坐卿相之右把大鍾呼新鬼號呼鍾禮其庭賓則有百
尺戲橦有三丈優床有數十妓衛索有傀儡鬼面有鵕冠
彩袴罇花舞鼓諸般樂器爲跟頭跳丸綵竿走索幻怪曼
延之伎其酒饌則有仙藥鼠穴蔘花松子對舞之時羞與
美浮盃揚觶羽觴貍互醽醑醍盎賢聖之古品其頌祝則
有奉床躍席榮華生光絲正字達府院君之祝辭蓋天朝

之榮新進士也以紅旗翠幢金字幡黃襆封新命前導所過百僚望風而避我國則不然先生之待後進酷嚴控抑折辱使之鳥先生執鞿靮作馬臺反冠墨面倒銜百不厭辭新來受之甘心父母親戚閭里道路不曰辱而咸榮之昔公之鎮鰲山長子栻登第陳慶於府之中以爲異觀今來而守斯郡恆又展慶於茲亭當二親具慶兄獻納與弟聯花茲亭之榮非但有倍於鰲山抑朝廷所罕聞將以是耀之一郡耀之旁邑耀之上都以侈我　聖上之賜也凡人有男子者孰不各勸其學曰不見申氏兄弟俱榮乎凡人之搆亭者設宴者孰不各希其榮曰不見申太守榮其

亭慶其宴乎然則玆亭之建雖出於賓館之外而實僚庭實酒饌頌祝又別於州邑尊俎數頭之例宜其有詞一懸之新亭一揭之東軒永傳之不朽乃使來請于夢寅夢寅嘗以兄之子妻㤈愛㤈溫明英秀甚又喜亡兄之門膺是慶遂名其亭曰耀榮亭名其宴曰恩花宴序而詩之

自娛窩記

余嘗讀退之序有曰窮居荒凉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蓋退之窮者也娛人之所不娛而自娛之余味乎此名私藁曰自娛編暨處湖庄三載益其業著詩文大都五六百篇所諷誦亦數十百卷秘其娛

不道于人間中拙叟存余十里外尋走書要記其窩亦日以自娛是何叟之以余之娛於向者爲娛而反使我記之毋其窮老而慕退之不謀而同乎顧余入其窩篁竹與果樹掩翳叢畒園矣庭之中蔡莽盈尺矣蒼苔滿逕步屧滑矣却馬於冀懸車於楔關板扉盡日投鑰而自不覺抃手擊節歌詠若出金石已披其篋示余名賢記若銘數十章圖書一通朱墨點竄之者皆叟手自蒐獵諸禮書如禮記儀禮通典儀節等書箋註朱子家禮翻以東方諺俾家人後學可無學而易曉焉於是乎一窩函文內所與唯〻諾〻者三千三百而藹然有不改之樂焉吁世之知此道者

有幾人哉余觀世人之所大娛者有大憂存焉率以耳目身體娛諸外者爲娛而其中炎炎若燎于原一朝禍之來如崧岱雖欲如鼠角雀牙穿屋而逋不可得矣今也叟之門外卽通逵青紫之逐逐榮利者麇曉夜喧如也而叟獨娛其窮與黃卷爲依歸正如余之庭下卽漕渠百僚家車馬駢闐爭粒米騷如也而余獨娛其窮與白鷗忘其機吾兩人各娛其娛相視油然而笑惟知此娛者可與言此娛余知叟之求余記有以也遂記之天啓元年季夏高興柳夢寅謹記

盆菊記

余性不喜俗〻多好花草又以菊爲淵明所好戶種之益繁輿儓之家無不燦耀成林余甚笑之盖惡人之好之順人而應俗也去年余出外家僮種菊於墻罅余不拔之何以不于地而于墻不循俗也洎余知中原士有遺余蘭者余謂蘭我國無之自北京輿來王京道上傷凍春不芽其盡盆欲盛水乎底有穴欲蒸飯乎曾經糞土等棄之屬家童求之隣之醫人蒔白菊古書菊稱黃華則白菊非菊余尤惡其僞而猶任家童爲也吁居俗而不俗老尤難余從此稍學俗矣將種竹矣又將種梅矣悲乎吾衰也

耻齋記

凡人有不能快足於心者卽耻也〻非聖孰能無耻〻而不耻其耻也滋甚如知耻而能改之終至於無其耻矣吾友曺大而公弱冠喪所恃嬰疾病〻中讀心經得伊川所謂忘身循欲爲深耻惕然自警用爲養病良方仍以名其齋盖伊川受氣薄三十浸盛四十五十始完踰七十筋力無損於盛年張思叔之疑之爲伊川因受稟之薄厚爲保生致之也伊川之答云實以窒欲爲本非得諸保生之末也可謂眞知重輕大小也已矣余觀世人有耻於中秘而不發雖赧於面溢於言猶欲黶然揜之惧人之知之今大而公獨耻於心又筆之書揭諸扁始由養病終悟養生

養心兩得其要以伊川所恥為恥其恥也君子之恥也雖然伊川所謂忘身循欲凡可以傷生如酒色者學者皆可警也而非如少壯時自可無事乎恥若夫人之欲孰非可恥而其可恥者又有大於酒色世人之循欲於名利終至亡其生者何限此又可恥之尤者歟嗚呼張思叔未及恥之聞伊川之反其本知己之見為可恥大而公未及恥之因張思叔之釋疑於伊川知己之疾為可恥余未及恥之因大而公也以恥名齋知伊川之訓其恥張思叔之學其恥大而公之慕其恥數君子之恥皆可恥也唯其伊川曰治心致保生大而公曰保生得治心而又恥伊川之所未

嘗恥余曰此知之而公能自恔足於心曰其有恥終至於無其恥也無疑

晩香堂記

凝川朴公有祖先遺第在終南山下壬辰之亂長安廬舍火獨此第尙巋然逮天將在城中遆相爲逆旅館天將歸公始復其居遂掃溉修營之號其堂爲晩香一日夢寅往過焉公設小酌夢寅仰視堂扁擧盃而歌曰南山有堂其舊維新公旣公卿公儉且貧何香之晩白髮非春公呀然而笑曰吾所謂晩香其異乎君之謂之乎夫人令於聞者香也苟早於聞〻不遠昔者伊尹七十就湯輔太甲爲阿

衛斯香也晩太公八十佐文王九十相武王成王業斯香也晩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鬚眉皓白出而安漢室斯非晩香者歟況士之最難保者晩節春秋方盛爵位初成孰不以孔顔期周召許泊臨小利害也血氣衰也志意滿也其不使人掩其鼻者希矣於玆有一物焉草卉中至微者當陽春二三月雜葩之生草樹者爛斑芬郁爭姸於一時顧視此物則淺之與蕭艾同色浮花浪蘂皆睍視而竊笑及其西風捲地淸霜夜落向日之爛斑芬郁者一夕爲宿莽於是乎乃始含霜浥露蔪蔓齊綻爍然而英藹然而香斯則植物之有心者歲晩而能香猶人之令其

鬪於曉節也梅雖馨吾嫌其早榮竹雖青吾惜其無香松栢雖後凋吾恨其無華是以取韓稚圭黃花晩節香之義以名吾堂子盍爲我記之夢賓乃驚而顧之庭有菊黃紅白數叢方敷榮成列遂摘其英泛之酒倒一大盃曰前言戲之耳請書以爲記

任實東軒重修記

自夫義取大壯燥濕焉是避棟宇之制日蔓由九逵轉而容萬人坐由三等土堦增而爲左墄右平三軒九級由茅茨采椽變而爲翬騫龍鱗重欒華榱之飾遂至華過而侈〻過而靡木盛而生火〻盡而歸土天下之至理終古而

必驗故自我國昇平二百載高〻下〻之盛至於冠崇丘架潛壑都都邑邑山山水水無不翬翔而鳳翥雲水縣在全湖喉領王命公差傳遽迎送之所由分華軺飛蓋之所經歷宰是邑者或有餘事治行之贊夸其能而矜其才務出於通邑之右高揜隆棟丹堊而文之使夫賓至如歸焉一經喪亂索然爲煨燼之墟可勝惜哉吾同年金君一叔氏倅雲水之四年邑中無逋租脫役宿蠹老奸之梗而百政舉焉商財賄量輕重母權子子權母而五民之傭賭焉日剞月劂左劉右鋸周歲而輪奐之制成焉刋層隙而壇焉闢前除而池焉循周墻而階焉列樹山花野卉篠簜蒸

蒿之屬而林焉使毋華毋侈於前之作工既訖走書囑余曰乂客思歸欲投章移病而去子其毋恡珠璣爲庚友一噓焉余於屬者勤館侯于玆堂日新搆而美之曁忝隣倅詢吾兄政理而多之於是乎記

燕京沿路可遊者記送冬至副使尹昉可晦忝知

尹忝知可晦氏將朝燕賀冬至以余累遊燕知燕路熟作可遊者記以贈由鴨綠江西取道數十百里有鳳凰山之最奇秀望之如橫劒矛山之麓有古城址經略顧養謙叅昔唐太宗駐蹕所俗以遼陽馬鞍山爲駐蹕者非從鳳凰渡蛇梢河東人改以八渡一水八渡故以云至遼東循城

西南行城隅有樓曰望京樓重五層四面皆傳樓五層者爲八角狀極爽豁迥矚夷夏又東行八華表觀有石柱高十丈柱下樹石碣畫一鶴刻丁仙詩北有寺金額曰勑賜西會禪林又北有曰廣祐有巨佛三軀刻金翅鳥璋壯押獵有白塔聳數百尺唐尉遲敬德從太宗征遼時建後人碑其下寺中設轉鈴閣閣二層内有八面閣高數十肘圍常有餘尺雖小兒一指推擠軋軋如旋碾渡三义河過高平舖盤山舖一野亘數百里地與天沓四眄不見山至廣寧府有曰醫巫閭山彌二十餘里山童無一大木又西行見山上有粉堞從西北走斷續數里所秦始皇築萬里城

尾窮於此城在山去海十里大明初別築城高倍之連萬

里城西而東盡大海潯仍設關曰山海關廨署闤闠最靡

麗亞京都關之東約八九里就城盡處起亭扁曰望海日

月浴鯨鯤戱皆其亭底其城中空旁方穴上覆大板又西

北至永平府入萬柳庄鴻臚丞李公第也柳下垂楊上揚

匝長川殆萬株下皆平沙無寸草晝堂兩三楹臨川擁萬

柳其南有一塊石如虎伏昔將軍李廣射飮羽今有箭痕

在喚船東涉大灤河入清節祠卽伯夷廟也廟北等清風

臺高數尋瀕江流江有島島有孤竹君廟至薊州有石橋

架漁陽川民言安祿山縛顔杲卿此橋殺之城中有獨樂

寺閒市廛間金身六十尺立二層複閣中耳如槽鼻如鐘
指如股極雄奇令入愕胎室黙々畫飛蝙蝠於上層撗瞻
佛裸體而卧民衾其上距皇都五里有大監陳國公庢之
設石假山々無麓嶄峻削立山之北有石竇旁穿曲徑左
右徹山頂々上搆畫閣由亂石間左右下各有亭有木松
身栢葉香布數里外遂西至皇城朝陽門外有東嶽廟列
畫塑冥官狀百殊多道士累々爲徒悉危冠詭服帝闕在
京城南偏東長安西長安兩門相對峙所謂雙碣是也兩
門間人行蜿々如蝗並金水橋立擎天白玉雙柱刻交龍
盤屈之狀北入承天門又入端門中黑暗人行六十四武

方達至午門〻左右起兩樓蓋以黃瓦所謂兩觀者也庭
皆比甋甓爲地而白玉爲輦路風不塵雨不津每朝立馴
象四軆大如屋宇蹄大如楝楹白牙長目鼻下垂卷如輪
𠊓如杠近北城有國子監安先聖先師位南有神門置周
宣王時石鼓十其字畫尚曉然可辨出正陽門卽國南門
也天地壇在其外壇墠三層用白圭築之用琉璃甎鋪之
又用碧珠簾垂諸窓櫳炯熀凝滑令人睛奪足側

順天鄉校重修記

昇平使君柳公永詢旣去職而歸昇平之儒士聚首謀曰
吾使君褒職也克勤于斯文創新鄉校俾聖靈有托章甫

亦依歸吾遐方寡陋士賴之庶皆趨學鄉善不可無一言記績使泯沒于後也聞龍城使君柳公夢寅高文章其爲言必不磨滅一時今適遆其官歸隱于高興誨鄉求其記以掛樑楣豈不于今于後乎有光於是相與走高興來請夢寅感然辭曰吁彼鄉校者夫子廟也余敢以俳語溷之哉矧余以文耀世見病者數矣今將鏟華埋彩于極海之裔以終吾身于去矣辭再三不獲則謹詢顛末次其說昇平府舊有鄉校在城東四里所山之麓丁酉之亂盡爲兵火之所蕩難已便草創于城北地勢傾側又邊大路喧擾甚不合妥我聖靈歲己酉諸生等擇地于城西山下僻靜

處建聖廟未及修繕越明年庚戌柳公來慨然不遑他鳩
良工輦美村而壁両門而丹堊之又作東西兩廡以翼之
墻垣以繚扃鐍以固不終歲克有成於是報方伯轉啓于
朝而香祝降焉辛亥春上丁之日移安先聖賢位又新奉
五賢臣位從祀于東西廡以釋菜之簠簋籩豆犧尊象罍
無不整備庫于廟之東北隅以藏之又作祀廚于其傍爲
視牲具饍所神門之外除地坦蕩起明倫堂比三楹東西
齋各三楹輯書策若而卷以資講讀米若而斛布若而叚
以權其子母納贖奴婢若而口以周多士之供餉而經始
之事畢矣嗚呼昇平之地踔遠處海一隅王化未易漸柳

公斯文人也其爲治以有善爲政先慮時之屈爲擧甚竊知其本也柳公旣去昇平之士思紀其績以顯于後不忘其故也彼知其本此不忘其故吾知翌日鴻儒碩士之不待文王者將以衛斯文賁盛治也豈獨閩越之歐陽詹由常袞而成進士也已余適近玆府館聞柳公之政而又重多士之請有以記之

贈金書狀朝天記 押韻

東海有兩浮槎隨潮波治東國漢江涯余與竹溪公攀而乘之之槎也悠悠泛泛至西邦越一水曰天江越于玆即天倪也去玉皇居殆九萬里於是使河鼓牽六牛使房侯

衛勒天駟有曰軒轅曰軫者從攝提遷衛而至乃使王良
執其轡又使列缺者施鞭豐隆者挾輈飛廉者淸路以導
行是日也天氣淸山川開朗四外曠曠乎極目靡有碍障
直北而望育大狼翦䟦後盧而遁問之則威弧氏闢弓機
矣欲將徼射之爲者自此箕不風畢不雨西取道至一所
有繚垣周以紫霞城有玉樓有十二雄關有九重皆守以
夜义余與竹溪公消吉朝三沐三釁然後乃進璧句陳叩
天扃排羽林入廣寒之庭則厥土惟白玉厥樹惟丹桂白
揄厥鳥惟踆鴉紅鳥靑鸞紫鳳鶺鳥厥獸惟麒麟玉兎赤
豹素虎厥虫惟碧龍黑龜玄蛇於是玉皇上帝乃擁華葆

之盖建杠竹之梢張白天之繖葵霓裳之調以見之三台
八座曁有蔚郎僚環拱于北極之宸乃勑天市闢珎天倉
發俸天庫繼供引北斗長杓挹流霞秋露之醥弄三勸之
余與竹溪公醉且飽蹈舞而返乃空銀河上玉宇以館之
越翌日流虹遶電有休祥見隨仙官天人齊賀于玉墀賀
己乃辭帝曰來汝夢寅惟汝負奇氣處遐偏嘗有臨宇宙
心予用是三引汝齒列仙吁材大難容汝歸慎旃曰存敬
惟汝聰明溫諒予嘉乃欽哉汝徃曰存敬汝惟多疾膚命
予天醫徃診之曰天醫惟東海臣存敬遣瘥汝徃藥之曰
天福汝管人間福祿惟相善在汝其福夢寅存敬甚鉅曰

天德汝能主世間德厚祜頤人惠黔首惟夢寅存敬愼厥
德汝其益之俾東方紫丕澤曰老人汝錫夢寅存敬壽各
三千六百年曰織女汝出汝手織五雲錦若干匹衣兩賢
曰奎曰壁令汝掌乎文章其製予詔辭許兩人東歸奎壁
拜命而稱曰地近蓬萊降仙鱗域身承筐籠眞瑞龍階謝
海收珠可綴汝佩邯鄲還璧益孜乎懷於是余與竹溪公
受詔拜手稽首而辭

養眞亭記

吾友鶴泉翁詩人也自弱冠攻詩舍世間萬事專於詩余
於鶴泉同閈舊抵白首猶初嘗勗之曰詩窮人事也子何

不諱窮後於詩自若為鶴泉曰詩豈窮人我故窮於詩也
詩所以徵逸發善不外於性情之真耳僕少日讀聖賢書
大欲施諸世小欲書名黄紙為父母榮而及夫抵老無成
寧委身農圃帶經而鉏終不忍揺尾乞憐於人仍搆一亭
額以養真者取陶淵明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之義也
暨後余過其廬鶴泉生理泊如搆小亭號養真請余記余
曰果如子之言詩豈窮人我故窮於詩也詩所以徵逸發
善不外於性情之真耳僕小日讀聖賢書大欲施諸世小
欲書名黄紙為父母榮而及夫抵老無成寧委身農圃帶
經而鉏終不忍揺尾乞憐於人仍搆一亭額以養真者取

陶淵明養真衛門下庶以善自名之義也呼鶴泉翁真詩人也窮亦樂也贱詠江山風月雲露詩人云乎哉養其真善自名不苟於世而已矣遂書以為記

雙巖記

雙巖亭基也只度土未胥宇主人求我記何早也夫巖氣之結〻之固也自有之始始結為雙者有深意也夫主人相亭基擇奇玩扁佳名可目者非一二必取兩塊石者何有深意也夫巖之傍有亭寔兄庄也兄弟一氣同胞而判如巖一物同根而別兄有亭是弟亭弟雖未亭可同此處是一亭即雙亭也弟有巖是兄岩兄雖無岩亦同此遊是

雙巖卽一巖也若是巖大者兄小者弟其形其性也一固結之同一體也異日巖之亭成東亭與西亭雙所覩景物適而雙江山雙風月雙烟霞雙魚鳥雙而均之合於一於是村人須漁父歌只知扁舟竹竿角巾者雙而不知冊埋青瑣論思獻納皆出於一呼物因入彰人因物歸氣之和以類而應主人家城中名其里旋閭兄若弟接霤而居今者出城並江卜築又如之是地之氣故象之具爾必待兩人界內外禎也或曰大閤下住雙閭也與其女兄尹夫人對屋有雙旌兩子之內外居亦襲訓家庭而天使是巖旌之也余推其一得其二已熟爲記以昻之曉也非早也

月先亭記

鄭隱翩之當世之佳公子也以詞章畫格妙天下余評其詩曰有聲之畫評其畫曰無聲之詩是非余之言天下之言也嘗著三清帖簡易序之石峯書之爲一世之寶玩頃於斯亭之作無一言以責之余其可易而記之哉夫以有聲之畫無聲之詩卜居於無何有之鄉是必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余觀夫月先之亭乃在公山之萬舍陰其東則鷄龍鎮之其南則尼山環之其北則鷄龍一枝遠之而來昂然而立若有造物陰來相之其藩籬則松栢仍之其庭實則雜卉羅之若乃春花爛熳紅白相映夏日舒遲

雲霞變態風霜高潔萬林如錦氷雪刻鏤千峯玉立是固斯亭四時之景有以助乎有聲之畫無聲之詩而獨取夫月先以為扁者其有說乎主人河間禮樂子弟江湖即其人也生長綺紈祿之終身受國厚恩得無戀主之誠乎居閒處獨自肆於山水間若將遯世無悶而獨其一片之丹心未灰千里之魏闕常懸其於亭上逍遙之際快覩明月之先照如見羨人之顏色則其情庸有既耶拜月庭前彈琴一曲以寓其感君恩之思於是把酒對月而為之歌曰如月升兮我東方先萬國兮見月之清兮獨孤臣同休戚兮明月兮明月兮雖有盈虧消息兮亘萬古如今日兮先

山金子聞其歌而韙之和其意而應之曰王孫兮王孫兮胡爲乎不歸江草兮萋萋山月兮輝輝歌詠兮聖德圖畫兮太平脂吾車兮秣吾馬與子共載兮休明歌闋明月在天肝膽相照相與醉月乎斯亭之上噫微斯亭無以發吾之狂是爲記

沙溪堂記

世常謂江山之娛人辭令之傲榮利者非也江山豈能娛人使人娛江山者志也其有志娛江山者率蓬廬打頭草根以充肚而復有富貴者莅其上以鈐約號令之其娛未既而困倦仍之則厭隱約思顯華者乃人之常情是以楚

越之山川名天下而其地之士褁足趨長安猶歸市焉商顏距咸陽富春抵洛陽道途如許其脩阻而呼来覲覿之際綺園嚴陵亦已困矣昔有房君何如人耶隱居沙溪平生以水石自娛所處只茆宇頹棖懷黃結紫唾之如泥滓至今南中稱高處士必曰房君房君之志豈止娛江山而已哉吁房君逝矣其孫元震進士也家沙溪業其業不隳其聲其佳士乎辛亥春余剖竹于龍城沙溪屬龍城謂元震與豚瀹同司馬𣪠迎接于衙之軒逮秋槐已黃擧城縫掖咸奔波京師元震便歎桃沙溪以幽憂之疾辭盖其志必有在也异哉元震真房處士之孫也若余栝軒冕垂二

十年望高人如雲鴻抵白首欲拂衣何其晚也顧元震述
乃祖肥遯卒無染指於榮利以貽愧沙溪也哉

在澗堂記

堂在頭流山西麓進士金澕居之處士人也昇平使君柳
公詢之處士外黨也有先墓在其麓省掃已邀余于在澗
堂以饗之余初到龍城未行春邀頭之會爲佳山水先之
觀其居有谷名風在木洞上游谷有寺寺下有泉東流至
山盡處有叢石岝㟧縱横泉駕其上洑其下瀉也成泓泓
之南有斷厓陡絕多楓松柹栗杜鵑躑躅花樹厓之下寬
之成壇樹以大榆一株可十圍能庇數十畝壇之東衛遷

梁以達于堂之壓三楹卽在澗堂也東對頭流衆峯蒼翠滿窓前臨絶壑泉至此爲垂流飛白浪作雷轟聲卽水舂巖也於是盃盤旣進歌管並作酒闌詢之把杯侑金慶士賦在澗之首章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不諼余繼而侑之賦第二章曰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不過賦訖餘卒章乃命歌妓香玉奉爵而賦之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不告旣卒業各扶醉入頭流山遊焉事在頭流錄

綾城晩香亭記

晩香軒者綾之治莅政所也始韓侯汝溭宰綾於衙之東

剗寒碧堂舊址搆新軒極淸緻役未究右其秩徙海西息城朝廷命吾侄洸往承之治繩製錦繹紀綜緒適六七月政成考工吏趨而白今此軒前侯未落去有剩村鳩畫請抵政間隙竟之於是沐樸瑩泐完黝圓缺浹時月克終縣之黎老謾足進曰高〻下〻營室古制軒而不池可乎起縣中得五百指區軒下坎而深之訖數百畝曰方中吳郎其深累簣為島島之中排樹四香松介以佳葩艷卉比板橋之衡竹欄之上可坐飲食邊其地外內林以萬花直與連珠亭相亘遠則無等山諸峯爭長城堞下近則巫山十二峰紫翠吞吐簾櫳外就池心植芙蕖揭之夏葉如萬翠

蓋秋花若干紅粧香風所薄能薰邑中八百戶池告成越明春洗偕計朝京捷大科將歸邀余記其軒余曰軒之勝華枯著閼與曩殊霄仍寒碧不可顯華之其季濂曰池花候秋厥香也晩宜以晩香扁其堂弟濔曰今吾見老而第頭捧天桂名其軒尤當余曰兩侄之言固也然箋其香未悉夫人有聞猶花播香紅顏而聞善其始也皓首而聞令其終也善其始易令其終難馥郁哉軒乎盍顧名勉其義歟其舅李士瑩甫彔之曰三言皆是未言益善亟書以陷其壁

降仙樓記

關西多樓觀濱江倚山備天人捴萃之賞輝耀于皇華之
編者邑有之而其僻靜蕭瑟有出塵拔世之象者惟成之
降仙爲最盖主斯樓者必須縣左右邏列出玉署辭金馬
而來故謂之降仙又以江山殊絶宜霞餐羽服者處所故
謂之降仙萬曆三十八年吾表兄洪君遵師古氏牧于成
洪君兩朝帷幄臣也出而爲玆樓主如玉皇香案吏謫黃
庭一字而謫猶未離蓬萊仙觀也言洪君者皆曰洪君合
天崖而降而樓居樓雖勝降之謂何余曰否之昔者壬辰
三都皆入腥氛而獨斯境截然不蟻維時鶴駕天降用恢
我中興之基天意以爲地爲興王也非從臣莫處樓以降

仙名也非凡族所安所以命及吾兄也曩余衣繡關西徧
倚名樓而獨愛其僻靜蕭瑟登茲非一每當騎降仙之稱
適以身膺之嘗自誇巴之巫峽川之漓江十二峰之炯嵐
陽臺之朝雲暮雨咸括我錦囊中殊不料數十年之後躡
我蹤跡者復出於吾門然則名編仙籍弟雖先於兄而主
華搆擅江山不得不羨吾兄於今日也於是手君子聞而
歌之曰樓之高兮仙斯降珠珮珊珊兮玉女景從仙之降
兮無久于斯樓玉京有樓兮其與衆仙遊師古氏猶然而
笑曰斯樓也得斯言雖使天人賞之皇華編之無以尚之
亟命工刻之

二養堂記

二養者何養心也養生也吾友曺公撮要於衆工夫得斯二焉取先儒要訓為一書又揭扁以號堂要余記之蓋人之所取養必先以物其名數甚多為士多不務其周今公之養其目極約舉其大遺其小而見功博何者人之心如波蕩如火馳易放而難收人之生有涯于兩間潛消暗鑠之有萬而卒難保其久之二者養之非得其道其不歸喪心喪生者希矣宜夫公之撮二字以號堂也雖然心譬之君也生譬之國祚也君不君而欲享其國祚得乎能使大君正位乎靈臺不令一塵或惹其清明然後四肢百體皆

聽命乎一靜以綏之可保天年而無短折苟能察人心道
心赤子心大人心涵以養之克至夫主一無適之地則仁
者之壽天道之必然者也雖不幸猶有不朽者存君子將
焉悲之彼吐腐納新熊經鳥伸扣齒運眼鳴天鼓飲沆瀣
特其末也學者所不道余觀昧此者徒竊竊於養生日鳩
聚紛華以求養其生而其天君反爲臣於末體窮年而憂
之忘身而取之以所以養生者殘生猶不君而望其國之
延祚無他焉不能豪二而擇一也是故公之扁約以二之
而余之言又自二而一之雖然儒者之學務著實彼仙也
釋也亦能養心養生者

趙秀才書齋記

吾東方貴士族稱兩班兩班云者以許東西班也然士族居窮鄉者不學且貧則其保爲兩班者幾希充軍旅躬農賈不與庶民異觀獨忠義衛賴先人勛伐雖孱愚貧困能不失爲兩班故一有忠義名輒肆然自大不肯屈首受學唯逐什二以饒生人或勸科第曰是天也矧其有大於斯乎設有志者亦不過讀一卷數紙以希成名名不成則抛之反以咎諸天今趙氏子景仁景義忠義衛也居恩津世以兩班稱其地去京邑不數百里王化匪遠風俗不喜學隣其縣十餘邑無碩師用是昆季年垂廾偎偎然適余住

邇其季父治踵門言曰生有兩猶子頗聰明可教居窮鄉無碩師年垂卄偎之然聞先生文章高一代倘不遐棄願以恩先生余於是喚兩兒前拜嶄然頭角雙眸洞々皆可愛余曰坐語汝我國非士族不許東西班今汝爲士族稱兩班不甚幸歟對曰唯々世亂人貧爲兩班者或農或賈或爲軍旅汝有忠義名無庶民役役之勞不甚幸歟對曰唯々爲士族爲兩班不農不賈不爲軍旅無役役之勞則必專於學不甚幸歟對曰唯々天之下班々而布者凡幾萬國國之中總々而生者凡幾萬人人之中渺之而微者非若之昆弟耶若等一名成不成天果知之耶天果知之天

不亦勞乎然則汝名之成汝力之爲非天之使之也决矣今汝所讀者書一行凡幾字一紙凡幾行一卷凡幾紙一帙凡幾卷天下之書又凡幾帙其勢不盈數百讀則皆惘惘不爲吾有學之道其可優遊而有成乎余雖朴魯從事於文四十餘載矣始年十六七前所讀悉爲吾物長來漸覺隨得而隨失卅歲後所得者皆舍我而亡其尚誦之於口了了於心者皆丱角時受於師者聰明有限日月如流今汝之丱角者其幾何歲月而爲吾之四十乎小子勉之無以天自諉無饒生自畫無忠義衛自恃進進爲不已斷乎大成而無少放焉則豈特决科第登于朝揚耀於東西班

而已將見賢而聖聖而天浩浩乎其可量哉勉之哉勉之哉於是景仁景義再拜退翌日命老僕鳩材結小齋朝夕請益焉齋成余為記以勉之

應製文

欽鄭汝昌家廟書

王若曰軒皇出震觀象緯而則天史頡佐羲察蹄跡而取地繩結作群墳籍乃生於是龍策授河龜瑞呈洛綠綈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制作雲興自姬公之才藝彝倫日耀原夫子之文章維天地之紀綱鑿生民之耳目崇禮讓而重仁義篤父子而正君臣昭揭斯文建

操萬世樞奠忽羅道籙誰傳幸孟氏紹嫡統於曾思俾學者分徑蹊於理欲何環轍而不遇卒蘊櫝而無施寶筏迷流四海之狂瀾莫轉土墻當面千秋之衆瞽難開天文啓禎於聚奎儒彥接踵而鳴道濂洛塤唱關閩篪應茅迭載鉏虹橋亘海泓性情之玄牘泝天人之淵徽姚姬正脉決堙泒而莫碍洙泗餘淪航斷瀆而直造自此以後有誰能承遞矣東韓眇乎偏隅先萬國而受日天理孔明家上都而襲治聖化攸暨仁賢焉有辭天下禮義之爰自古初檀木真人降于太白浿都箕父來自商朝立的臬以牖民列條疇以敷敎鴻儒鶚立於世碩士彙征于時乃有崔致遠

揚旂詞林棹鞅翰苑薛聰表章羣籍昭訓六經崔冲登壇理窟建幟道場鄭夢周學祖東方道承宋贒是皆羅麗之宗匠號稱海邦之師儒至于我朝續以文德春干秋羽禮樂於校庠沼藻汀蘋蠲祀享於彝粢於是金宗直早闡師道於臯比丕顯斯學於絳帳庶士雲輸羣才豹變惟時卿賢潤圭璋稟全光嶽天賞玉成於誠孝人品日將手純明鬢垂髫毛詔使著說頭生嶄角孝溫揚譽專專格物誠意之方慥慥博施約禮之事雞窓螢案積年之工不外參伋之書虀朝盐暮食貧之憂豈變回夏之節功深涵養多見踐履之真哉功操存不假矯揉於外却牛肉而絕口酒

柱血而觸頭誠動于神孝警于俗堂糞徒傷於風樹啜粥
過毀於塊苫鼠壤餘蔬戒致誚於棄味蝸廬撤尾甘受瘥
於漏床作人以身粮考之諭斯切善誨不倦菁莪之澤普
覃岳陽溪山考槃酣樂齋郎簪笏折腰厭心太學薦何蕃
綽綽者雖多可聞畎畝處伊尹囂囂然不改其樂然揚名
顯親之可忽而強仕從政之何遲抗辭銅樓青宮動色陶
民化縣墨綬勞心黃卷青緗延鵠袍而訪學豈風菊月聚
鶴髮而歔欷緣草啼禽訟庭閒若一琴雙鶴行裝灑如久
塌翼於棘林空矯首於桒梓藏山美玉異彩隱沙礫之中
埋獄神刀奇氣浮斗牛之際費明珠於彈鵲枉高車而戴

鼷憸人之利舌如鋒廢主之狂威似虎始嫁禍於詞賦終
肆暴於斧戕桊谷尒生儒眼盡塡於窮壤唐庭露降清議
舉投於濁流一時名賢並就黨禁或啣鬚而伏斧鑕或斫
棺而戮屍骸惟彼黑吹邊沙玄氷胡塞非魑魅其難處共
鳥獸而與居萬死投荒愉色揚〻如平昔七載就木旅䰟
享〻於異鄉嗚呼痛哉遺與仇謀振古通患才難世用在
今何辭孔孟棲〻於道塗周邵遑〻乎草野垂空言於後
葉卷斯道於當時未有三木纏身萬里委骨若此之甚也
是以 先王痛眞儒之罹禍惜無辜而茹冤命詞臣裒言
行儒先錄所以咸秩數渙號錫爵命右議政亦以追封涓

夫六館章甫之徒八路縫掖之士咸願從祀於文廟逮歲
挼章於紫闈顧念 先王睿鑑孔昭豈疑前賢道閫未造
稽大措之夬斷致卒歲之遲難逮予匪人昧道曾學雖未
見庸學註疏主客問答進修雜著於烈火之餘燼蓋嘗覩
成廟批辭張寧名說孝同爲書於羣玉之遺編悟卿衛道
之勤嘉卿踐實之稔爰考平生之實迹允副多士之僉望
乃命與金宏弼李彥迪趙先祖李滉等並配享于孔子廟
玆令禮官往告家廟菲儀 先設大禮隨陳旣雪百歲前幽
寃俾綿億代後禮饗將以粉板文床齒程朱於左位犧尊
羽爵舞文武於前庭聆琴瑟於杏壇走衣冠於禮砌不欺

屋漏建令甲於青衿無替廟儀受吉丁之血食較榮辱於生死何取捨乎重輕宜與七十子之流相唯相諾庶幾大小學之士胥勸胥懲故茲敎亦想宜知悉

備忘記曰王言恐不當如是也使之簡約改撰

改製

王若曰維年月日遣某官某致祭于贈議政府右議政鄭某之靈昔我 成宗大王用三代胄敎染一世子是皇多之士咸染聖人化作于下時則有若宏弼暨卿魚川島雲于宗直門卿稚齔有茂質端緒便見張天使蓁著說獎之而如朱溪孝溫先覺斯文者稱誦闡揚以爲華叩其實則

親嘗病嘗矢甜苦占吉凶頭觸柱見血禱以身代親喪苫
墓側歠糜飮以既三霜毁甚於是乎孝矣女弟貧不能家
撤己屋以庇之罄己財若僕若田分之不色難於是乎恊
矣是則特一事姑略之抑有大焉自孟氏而濂而洛而閩
而閩似續夫子道嫡其傳而我東籍父師疇繇新羅屬麗
末亶也其人至夢周鼻祖東方學迺今尚之後無聞踵厥
武者卿能先得之曾思書務於真實地嚌胾造閫不借一
縷餙平生秉志度身正出處時仕止一追古聖賢繩律之
而自遜禀姿後人用力百他人其誨人亦諄至在所種化
獲效殆不可選記於是乎真儒矣盖其時則即燕山朝生

死人不以其人罪不罪矧同門婣禍交墨以逮哉卿雖死當含笑入地庸何痛哉越我 先王愍然傷伸其冤不足褒贈之有加推大學四學八路之疏奉及副多士願究其事實在予不德雖所述三書已火不見世即錄中考厥言行所謂質鬼神無疑者非耶茲令先告卿家廟復涓吉登之文廟並四贒恭饗聖師下嗚呼享廟重禮也小而鄉先生祭社大而勛賢臣享宗廟君子猶榮之況夫子何如人耶配諸壇廡同犧牢尊俎鐘鼓之享于百代後當之者又何如㕥耶卓乎卿於是乎百世師儒矣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敎黃海觀察使柳永詢書

王若曰厥今時事急矣還巢之賊復窺邊疆域內民生靡有固志守藩屛當一面者其可不擇其人乎用是難其人咨之大臣及諸卿咸曰卿昔鎭黃海繕甲兵完城池厥有成績在人口矧今事急善是靑者靡斯人莫可予亦惟卿威風夙著政行事擧茲土人服卿旣久凡提綱究目以理事之顚末非久其地慣其民其孰能之卿於往年事未究經遽未克有終今宜再授卿茲任以終厥效茲拜卿爲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卿其欽哉予惟茲道負西海之固衛畿輔之本通關西中國之路實我國右臂故予

前駐海州 政爲控禦之便但念頃者人心不淑或赤子或龍蛇者數載加以變亂以來一道之民兵而死飢而死疫而死十居八九而天兵繹騷閭舍蕭然貢賦徭役之苦比平時倍之民之困極矣苟非寬假撫摩結之以仁心仁政脫或有變責下以親上死長厥惟艱哉卿其欽哉官通訓以下卿其自斷罪大辟以上稟予裁之若係軍律則兵使以下賞罰用命不用命浮槎漢使之纔迴前席恐輟於半夜甘棠召伯之所稅遠馭無恙於周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教全羅道觀察使兼巡察使韓孝純書

王若曰予惟全羅一道物衆地大國家所頼以根柢者也
壬辰之亂七路俱被鏖燹而獨此道僅保焉故六年之間
國家之徵兵也責粮也奉供天將也及大小需用經費也
專責之此道此道之罄竭反有甚於七路而後至去年秋
大被凶鋒其搶掠屠殺又有甚於七路而後地産民力空
空然掃地爲一塲荒墟當是時此道方伯之難倍於昔也
明矣幸今盜賊自退巣窟已空此道之民病者起逃者聚
失業者業無家者家憂愁怨恨者歌舞嬉笑之因此以治
之則不難而易較然矣雖然賊之在此其志未盡逞其鋒
未盡剉一朝無端渡海而歸今以賊之歸爲幸遂肆然而

自安果於善後之策得乎然則措置策應之方宜加於興
賊對壘不容一晷小弛又宜卽事之釐正一如開創之規
廢復見中興再造之勳今日之爲方伯于此道其難有倍
於昔章章明矣然則其遴方伯尤不可不愼卿能膺是選
是責乎今予命卿爲此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
察使卿欽哉其無失善後之策乎所謂善後者何曰結民
心以固邦本曰生民財以裕民天曰鍊兵法以習水陸之
戰曰嚴軍律以重生殺之權曰修城池曰備器械曰崇廉
儉曰明黜陟闕一於此不可謂盡其責事之易者且以益
難而況不易而難者哉卿其勗哉官通政及罪大辟皆稟

予裁之若係軍律則用命不用命卿其自斷之且防禦使
以下卿自節制之於戱深潭必在於徼湍之下正會毋恢
休期補牢不曉於亡羊之餘盍講善後長策故玆敎示想
宜知悉

領議政李德馨身病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卿之告疾何其遽昨日旣與予言言語語固有異
平人歟越翌日見所上章滿紙申申殆若沉疴有漸越歟
日予遣醫以審復如卿所上章而甚將卿偶爾愆攝底玆
乎抑強疾夙夜知不可力而告辭乎不若是將不肩予國
事超然有遐擧之志乎其曰以還爽去職在邦禮無文其

不可也決矣卿之才望勳績前言盡之今不須更說姑言今日之事果大臣引疾之日乎島夷已去已去者以再來恐之北虜無事無事者以有事哄之生民甫寧甫寧者以靡寧動之使來要知以何言送之不兵則賄之以何物贈之卒有寇至又以何兵應之民之日離國將焉治綱之已紊政安無疵於此時也其補弊其起廢捨吾相其畀于誰哉嗚呼崇崇厦屋必倚於宏材的的瑤光冀煥乎上台卿今不顧我事誰恤卿宜勉盡心膂無自決於一疾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奇自獻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若大旱以爲雨欲見天無災海無波三年有褰疾
不可風是豈膏之上肓之下二豎帝賚屬耳我遐何哉惟
卿材惟棟樑器是關石涵虛千頃人不能澄之撓之回首
萬牛世莫可挽也犄也昔羅駿於冀北俄揮翼而圖南雕
篆強辭於書臺衮鉞寧遜於翰苑從予其惟子路冠至則
去冠退則還令人不忘召公所稅勿拜所茇勿拔一命二
命三命傴僂終至於循墻天知神知我知俯仰無怍於立
壁遠銓衡之落手界皂白以平心曲踽方琚玉珮稱清濁
之響青芝赤箭藥籠收馥郁之芳予俞國人之曰賢命虛
相位而爰立貳公弘化望崇三孫調陰燮陽職司百揆令

朝廷波折之議若防制川斬軍國綜務之治如裘挈領不料注之意日遽投引疾之章墮股肱始驗於虞歌失左右遂同於漢祖堂搆緣野寧許晉公投簪遊從赤松欲請留侯彊食嗚呼南帆纔返北鏑屢鳴試觀今時綴旒之機發々其殆豈宜當朝幹樞之彥望々然歸韓稱善醫者天所與之易云勿藥而疾有喜矣所辭宜不允故茲敎示想宜知悉

右議政尹承勳呈辭不允批答

王若曰予之卿作相來日暮宅揆碎惟其人方斷釐百務凝庶績以愒呂我國勢何至遽以病告不辟煩卿憂悴國

事靡夙夜或寧固宜有是然猶疾有輕重事有巨細卿豈
不揣之將曰致位就休也頭尚黑體尚康強抑曰失攝調
養也餌服旬月卧以治無妨不若是乎有失德卿可入告
予正之何缺之若是卿意如曰我疾作可免是位是政雖
微我一人亦豈無可者是大不然惟卿端敏鯁亮嚴毅恪
勤臨事有斷不避險艱凡處倥傯試盤錯綽之然有餘地
是用簡以心畀以事深得卿肺腑置之臺省帷幄不外乎
左右殆十年暨國家遭難舉域内波蕩魚爛於是屢屬卿
以方面則軍國大小事雖絲棼髮亂畢致繹理以整頓之
及以之長司馬本兵柄無不協乎心乎其嘉焉咨之方岳

諏之大臣咸曰卜令相捨卿莫可玆旣累卿以台職日冀
振國綱肅王論匡時政靖邊恩提挈委靡激昂頹墮以成
中興復古之績而不自意因一徵恙驟輟大機使予事頭
而不緒樸而不斷卒就散渙地於予心有慽慽焉卿意以
爲今之國事民生何如綱紀何如朝著何如邊境何如凡
厥百工亦何如予一人可以獨理之乎干戈八九年瘡痍
者未瘳汚萊者未田雉兎散者未宅顚連餓莩者未粒
典章機務之廢墮者未復邊之上刃未柙甲未櫜南海賊
帆不知朝暮至而北塞戎馬闖闖然晝伺而夜偵予未知
今之日果何等時耶身膺百揆冠冕庶案其責何如而將推

一誰乎而莫之頑耶予固知疾病之作有血氣所難免而
勿藥之喜古之人豈欺予哉况今早春是閨寒氣未殄小
〻者雖投閒中人屆時候向和自瘳無疑又何介慮爰命
內醫診卿以施對症藥已疾便起勉除他慮不勝予區〻
嗚呼國家榮悴在相一身卿如不恤大事隨去保身孰與
保邦醫病可移醫國勉進食飲毋重予宵旰其他予躬有
愆卿可糾時政有缺卿可補某人不進卿可援某人不退
卿可却某事某事不愜于卿心卿可歷指而言卿其在位
盡責毋以一疾自引國家幸甚所辭宜不允故玆敎示
想宜知悉

賜祭拙軒朴 應福 文

王若曰惟卿素性朴忠量厚少文履福之本爲臣之純蓋在西土時事倉卒爰及貳身同執韉靮盡瘁夙夜備嘗險艱嶔河之淸擬享全安腐兹草昧云胡奄忽永言誰惜予懷之惻兹令設奠用慰明靈不昧者存庶諒予情

文

祭李台徵 壽俊 文

君我之居巷南巷北維同厥甲一喙頭角君馬先鞭踵我跨龍名伸命詘遂乖遭逢頎頎其氣抑首江潭保我窮交不米而淡雖忠移孝訕訐蝟毛下邑棲棲孰揭不豪一秩

銀緋非子攸期奔趨四遠萬里繼之東遼大漠黒吹嗥天
撼頓鐔車末疾難痊鴨水船田侏語如夢才踰洞仙五官
俱空去家一舍終不得歸實慾設殯旅魂疇依我忝地主
賻襚何貨身糜簿領斛酌不親緬懷戲嬉松街在彼北
望長號矢心生死

西江村民祭癘疫鬼文

春氷半釋雪月微明近山肅肅而夜闌雞落寥寥而人定
爰為壇壝淨掃蕭營齊鳴引聲靈以降臨歆庶羞之芬苾
想夫人之爲鬼精化曰魂旣明暗之殊塗天理自别知神
姦而象物聖謨孔昭粤爾癘疫爲名古稱陽強之氣伯有

作孽於鄭國實沈爲祟於晋時委蛇惡聞乎車音桓公九
合而覇彭豕悲啼而人立齊后一箭以殲神或憑人妖不
勝德竊念今者四時失序二氣愆和冬濘漫塗寧恩卒歲
之服春寒裂石不禁砭膚之威薰蒸溟嶽之温氣浸染溝
渠之惡祲兵戈致殪鳥影不過於龍沙刑獄多冤釰光遂
横於牛斗加以大雲千里何草不枯水漲三湖去年尤甚
巨室拔宅而逋稅齊民把瓢而吹篪爾於是時黎人凍飢
遑厥災熾搜營衛而煽虐比屋如焚蔫隣族而波漸無遠
不屆編茆結幕庚癸誰資抵頂交肢胾肉相藉蓬頭垢面
舉作狐犬之餐溢郭塡坑膚有虆梩之掩顧顯晦之一理

推死生則同凉昔爾有六腑百骸比千金而自惜今人無十家三瘳忌一視而同仁安知地獄之或有盍念天紀之難干爾不聞乎福善禍淫神道之正戕人賊物陰誅必加冥官愛人固知用法平等上帝臨汝何聽枉殺無辜視至靈如獮禽胡寧忍此仰明旻之懸鑑可不懼哉今我乃臨江設遙命樂陳饌水陸之佳珍蠲潔汀洲之供帳明鮮間里備壺觴有勝餞而醉飽神巫代言語盡善誘而周章回祿導汝以赤幡之儀祝融假汝以朱雀之馭畀址可助於天討圖南自反於火根抃舞歌謳衆魅爲伍羽鱗醍盎百味所俱送遠有糗粻之饒郎路無顧戀之恨鐘喤喤鼓考

〻旣盡款遇之懽車轔〻馬蕭〻豈有行路之阻尚饗

免宴禮部初度呈文

謹呈爲小邦遭恤未經三年陪臣等素服在身請免本部宴禮事竊以 天朝不鄙夷小邦凡接遇勞來款甚在萬國禮數加等小邦奉表陪臣歲三四輩至率式宴于會同館號上下馬以迎送之夫以疏糲腸肚醉飽天廚禮饗豈特陋賤所猥忝於小邦亦大有輝而獨于今極有所欠安焉 小邦 先王薨逝未闋三年喪陪臣等素服在身無間於大小期將以開年春方除陪臣等在國時每月朔望及節日皆著衰哭臨有國儀令者入上國雖借吉以黑服

禮見手抑步於不得已也如使受宴公府冠花聞樂非但
心有所不忍亦似於禮有拂陪臣之來上國所重在聖節
雖身參九成手舞而足蹈之猶懼或後不敢以私喪辭至
於 天朝之後陪臣以宴禮祗以徼身膺之一受一免有
何輕重於 天朝乎今如怕違向時恒禮必強而行之此
豈原情行禮之義也頃在壬辰歲小邦遭變君臣廟社播
越自此陪臣陳私本部免宴殆十餘年況此君父之喪乎
用是上年 聖節冬至陪臣亦皆呈顲本部蒙免餉已為定
式國未終喪禮不卽吉上年與今年何異大抵君父一體
方喪三年有古聖賢遺制小邦雖僻陋竊嘗薰陶太國從

事古先王之制凡子有親喪必食素服衰二十七朔乃吉
國有恤必四方過客知考妣喪以終三年自有國來爲常
典非今日一陪臣妄意有所受之也誠以行喪之有經制
非恤免宴之有權禮也伏願老爺閣下曲察陪臣賤忱叅
以小邦二百年經禮且依本部壬辰後近例及上年小邦
遭恤後新規以此意轉奏九重仍命寢宴饗之禮俾陪臣
等得遂私懇實無愧於情禮不勝戰汗之至

請盔焇弓角禮部呈文

朝鮮國陪臣　聖節兼謝恩使刑曹叅判某等爲懇乞俯
准貿買焇黃以全屬國事本國每歲冬至貿焇黃此年例

世今小邦 新王方立銳意靖邊而倭奴東伺㺚虜西窺綢繆陰雨常苦力不周然所以禦兩寇者必藉煑焇黃造弓角方可扞禦兩盐焇則本國人素昧煑法炙亦不良弓角則亦非地產々亦不繼自古以來兩件材料本國皆未能自辦備非 天朝惠濟卒難周用往在兵興或 欽賜或許貿分送沿邊每患不裕頃年冬至進賀特蒙年例許貿厥數亦不敷難應周年之用及今非但島寇可虞老酋忽賊之憂有倍於前日零星冬貿未見先聲年例冬至外必須別許貿買庶爲不時之需故敢此冒昧瀆請凡 天朝視本國猶家人小子向在倭警百萬兵糧猶且不惜寧

獨惜此焇角不令小邦自買自衛矣前將　寡君咨文投
部未蒙明示爲此再懇伏乞老爺閤下特許格外準買依
冬至例永爲年式轉咨兵部俯從題請俾遂丕顯則本國
賴此守禦人民賴此生成覆燾之恩將何勝喻不勝情謚
辭臧謹上呈

書

與崔叅議鐵堅書

近日天氣不調閭家俱患軌嚏方垂涕驚地想令者疴中
遭此罔極何以堪居耶痛哭而已情雖罔極此特下喪耳
凡治喪處心在所損約自是達者之爲但外槨石灰擧國

所共爲從俗無所害曾觀叔姑改葬四十年之後大木之根至石灰而如截雖曰俗禮雖聖賢見之亦不謂不可明矣義作半子情同己出而其卒也不免蔓草拱木穿之狐鼠螻蟻嘬之平生心弱不自忍于此也然似聞令家有遺訓非外人所敢議當抑情從順有若安心者然爲亡人傾家送終到此而望斷兩物之需當費於祭饗而已千萬毋疑毋疑第有未安一事不得不强聒也似聞令監欲使亡人几筵安于小所使妻兒婢僕守之云喪人不能終制而沒者禮文旣許吉服而葬使亡靈守墓于山所禮無是文返魂之禮宜於室堂不宜於草土者以亡者死而不復其

華室爲孝子囚於山谷復守廬山中古人以謂孝子之過
禮今使亡靈行居喪之過禮不亦甚乎況既葬先兆千秋
萬歲將與天地無窮三年共祭不亦少乎又況寡女遭大
喪已近初朞中間救病日夜煎心者八箇朔終遇崩天之
慟水漿不入口柴毀到骨兩手浮腫已厚惟老母在傍日
夜救護之得至今日今若驅往深山以過三年則從夫泉
下往而不返無疑父母之情尤不忍于此寡女聞令有是
命其意欲往守丘墓愚夫人救其女曰嘗觀諺解小學婦
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無子復從父今汝靑年
寡婦而又無子從夫之伯叔兄獨處空山是何禮乎雖死

不可從婦人雖愚其言則聖賢之訓也於今意何如伏乞
使凡逖歸其妻而寡女依於其父母使情禮兩得幸甚

奉崔牛峯生員行儒二兄弟疏

通來天日不和家家皆患鼻嚏之病老生亦在呻痛中未
審比時僉哀侯若何貢慮無任人孰無一死脩短同歸一
塗死不立名與腐草何異吾甥之死獨爲可佳執喪盡禮
因孝自殞在國猶宜嘉奬況一家乎父子兄弟天爲之至
親猶拘於家法將不能無憾其送終如生外入也雖終古
慟纏於骨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夜不能寐徒自引咎不能
早救於病萌之始馴致燼滅而波逝者坐兩家之胥失今

旣無可奈何所可圖者惟送終一事而猶不得盡其情禮
所以仰天椎心者也望日孝兒衎來細問其顚委盡其遺
書末筆乃外家宗正所傳者外家遺訓只傳李氏之門豈
得爲崔家之三尺乎守外家疏遠之法以禁約父子罔極
之情百思而未得其理也且崔氏遺法非出於處士先生
口訓與筆札乎處士先生識禮之君子也嘗觀其墓碣先
生所相善多己卯遺賢己卯之賢以靜庵爲首靜菴家法
一遵家禮家禮有明文作灰隔御樹根防虫蟻等語非一
二其徒必謹守而不貳行之言曰先生早沒其友自外護
喪尹春年主其論去外椁石灰彼春年卽元凶尹元衡家

老崑崙也其幼年雖托名流居家則爲亾毋自作神巫抉〻擊鼓於神堂如宛丘焉在朝則日夜所講論皆防賢害國事平生所營不過高麗之八風舞以如彼邪僻其能慶人之家法乎若是則外家遺訓自有承受之家非哀家所嘗守吾年之欺孫兒寡婦陷人不義尤不足論也想大監不曾細察其然抑僉哀母子之情使不得盡禮於罔極之祭生雖外人聞此疚心若己當之況在哀終天之慟乎伏願僉哀備將老七爲三甥區〻之慟從容曉大監左右進施厌櫬於先妣之葳仍推汰軸之跡孝以及亾甥幸甚不然而謬守偏拗使莫重之禮永有所憾則僉哀白玉無瑕

之孝或招朝家部主簿之論矣昔李濂奉父遺訓葬親去外棺以此朝議非之及其登第貶而為部主簿臺評隨之邃之承父訓亦出於孝也而奈公議何伏惟僉哀照亮

答許和仲疏

前日纔承哀札皆在坐堂時未得復疏以答深恐深恐抑其中箴言格說良作牧民者指南敢不欽悚承教僕素以疎慵不閒吏事平生在家百事皆不留心曲苟有屈指料理事方寸拂然不肯竟便拂袖而起唯對古人黃卷日汨汨不倦而眼鈍口澁是平生所短每覽五張十張輒而復之未嘗終卷況今文書堆案吏輩乘間舞詐重以胡書亂

草文字斷續難曉躃撼治大槩日晏則怠懈仍至乜於肩
〻升米斗粟間殆非丈夫事欲免妻下吏之誚雖若親執
者然天性之杞柳焉可卒化良善良苦本性愛山水喜遊衍
凡生來足迹所暨遍八道殆盡獨頭流未曾及所以及花
時探討但老矣筋力可哀所到惟藍輿是仗同遊者等是
衰耗焉可窮十日傳之者謬也前日柳生之妻具許多酒
饌餉夫人夫人爲其親屬別請送物僕亦憐其無親落南
一揮數千字豈曰報之哀亦過矣此皆不足說姑舍是僕
雖老猶不忘幼年事業平生所著述不少皆逢難及火無
餘藁獨壬寅以後稍裒亂紙中鴉墨成三卷頗自享千金

思與故舊供鳥雌黃若曰可充之言者列雖壽之不朽猶不讓想哀可與論文而哀疚之中沉痼所纏若之何如顧但人情貴耳賤目押其幼薄其長旣哀觀我喙魚豈知我實作古人乎雖然若使我應科今之世必每屈於場屋中如哀矣吁非哀何所吐往言呵呵哀如欲一覽當送退食御袖以進哀敎打傷人詐召賊曹呼五百峻治之謹奉疏

答濬源殿叅奉尹瑡世書

七載星分一朝萍合形容頓變語言難曉老病人所同得歲年亦非太暮睽違雖遠衰邁此甚相對悒悒不覺泫泫惟兄襁褓之交葱竹相親中歲移居猶未離於隣巷末路

避地致貽阻於關海戀兄之懷與日俱長每念兄孝惕無
有等夷詞翰逈出儕類年年科目屢擿頷底之鬚髯之韶
華虛擲鏡中之髮力農盡輸於官倉括地難營於私計求
田問舍之謀拙嫁女婚男之舉羸功名綿遠羸病荐尋文
園之壁四立子羡之渴三年衣纔退之之掩骭室則淵明
之容膝齊肩故人半歸黃壤撫項痴兒盡陟青雲顧京國
而永懷掩蓬蓽而長悲於此之際情親童稚忝冒銓衡盱
芳馨於藥籠需鉅材於匠園伺機欲發抵巇無便兄猶灰
心自驚一札不及於求官僕自銘念貢交三考虛負於薦
賢固知齋郎之小官非老宦所宜然猶科設之捷徑惟址

遺爲最三注高名終承恩點黴誠小展相識咸喜顧惟北
地三冬非養病者似安東銓九品過周星而方陸碧海連
天隔護疴之老妻蒼松翳日對舞衣之小妓爪期遡焉樂
物稀矣撲其情緒若爲去就仍想遞官之期正在今日失
馬之患適丁此時寸步不能自致千里焉可遐征當儀吏
獨政換兄於近地勢似易於折枝機必勝於舉玦國俗固
守於前例法吏因循於故常發口見沮者非一排衆獨斷
之末由私情雖切公議可畏北海已逝東隅可接古人推
遷之道儀非不知白犢邀福塞馬招灾天公倚伏之理我
於彼何時乎可矣尚父皓首而協卜勢或去焉都尉尨眉

而不遇昔既不求而自至今何待言而後施所可慮者僕以無似幸忝非據人自得其大將誰識韓信之登壇士不乏於交承日俟鑿齒之簸糠一局之柯欲爛三霜之砧厭聞朝端青紫穰已滿於戶外瀛陽橘竹夢長懸於雲表思追群綬之前庚副彈冠之望日今有造紙之新窠當濬源之蒲限欲適此易彼恐無所妨而甲得乙失理難穩推宣州之淸涼高爽韓愈懇勉於群玉曹郎之囂塵臭處故夜絕交於山濤惟在兄自量取舍早决去留書不盡意姑俟盡箴

與嶺伯李而立 尚信 令公書

天寒令公行李萬福生乏騎從不得追送郊外黯然之懷

徒付征鞍耳昔者金參判啓氏愛其妾居生之對門家生之婢夫洪大諫天民氏新娶居生之親家金與洪日〻枕儷以從遊金嘗謂洪曰吾爲令公之對門而居故連日來見吾之妾吾之妾頼令公見吾數恒顧令公之在此第令公可謂睦鄰矣仍相與抵掌而笑生時幼稚能聞而記之令生妾家與令公對門生之愛令公不啻金之於洪而不得數月一奉是生之愛妾不及於金之愛妾耶令公之使生愛令公不及於洪之使金愛洪耶抑生之妾不能見愛於生如金之妾而使相愛之友不得日〻枕儷而從耶令者生之妾以書請以事請令公而令公之德既不能使隣

婦蒙愛於友如洪生雖云云奈令公不愛友如金乎何雖
然令公豈不能使友日日來對門而又使對門之婦不得
遂其請則是無他令公之不睦於隣也不得不言若令公
曲施此請則生雖永棄此妾猶足以此而贖之斯言一發
不覺抵掌而笑伏惟行李萬福所請詳在別紙謹拜上狀

答崔評事 有海 書

曩蒙枉札辭簡義備初艱終暢深得古人書格其論文章
義理尤絕雅量累日披讀益服足下非今世士也便當報
答適因歲時客煩未遑也休罪休罪儀雖篆末學也焉足
以猥論古人既獲罪時人復負罪古人生死將焉依歸但

自少攻文沈潛古聖賢書今已臨七十古人力學者雖專年或不逮焉知老於斯文今及古之人所不及耶僕性嗜古文謬意今古一體學經則經學傳則傳聖賢非有定位我不必讓於古每讀五經四書不讀箋註惡其文不古也余於文章知有古而不知有今未嘗掛眼於唐以下之文當世言文章者多稱崔東皐立之東皐偏好歐陽文謂勝於韓文余樂之力求諸中朝得本集熟觀之其文弛緩無深味一讀之便令人厭每見其書輒伸欠而思睡矣世稱歐陽文高於東坡文余以爲大不然坡文非古文也初非有心於文字者自立論議見古人所未見隨口快辨之

等閒之說皆人所不及如雲烟出山隨風卷舒不可以手攬之攬之則爲空虛未有其才而欲學其文之軆卑弱而止王弇州晩好其文盡棄其學而學焉自是文體趨下殊不及舊作是不過陳相之學墨可哀也僕少時早藝文不曾一覩及得觀之始知朱子之文論辨義理平坦明白與坡文相似支離亦似之始疑朱子力非藝學何嘗效其文哉蓋生近代氣味相類故也大明文士有徵於宋文之弛縵空同先倡於左國弇州繼武於兩漢意欲一振宋元之頹瀾惟其長於文短於理果如足下之所云也僕早宋文而徼歐文甚遂揚言于廣衆之中曰歐文不如吾文聞者

大駭獨雙泉成汝學曰昔吾友崔仁範常曰歐文不如吾
文子又知之崔子文與詩俱古不幸早世彼崔子猶輕之
况非崔子者乎以此倡言於酒席五峰李好閔怫然大怒
人固自信豈以一時非笑沮吾獨見乎權谷齋韐世業斯
文頗有邃觀聞之大咍及見僕詩文全集而後始言文過
歐陽詩軼李奎報僕猶不信其言申玄翁欽自謫新還嘗
余賞音交也盡示以全藁申曰東方無可方此集獨李相
國詩稍可相上下僕未嘗見其詩亦不以為然而但東方
諸作不欲論彼強此弱第未知與古誰氏相甲乙乎未可
知也今之學者喜作小詩而不事文〻者文章之首而吾

道之翼也而世人皆忽之獨足下奮然當之傑甚多之乎世衰矣文字之誤人多矣昔者作百一詩獲罪當世者有之詠檜賦盐以招時謗者有之况今詩案被讉前後不甚勘可不惧哉近代鄭判書宗榮不誨子弟以詩閔右相夢龍亦以詩爲禍階平生不作一句詩是雖似近俗而亦慶世之良籌也足下何以曰不拘時畏謗得古道甚耶然而近讀李杜詩杜詩語多觸諱直斥李林甫曰陰謀隶鉤程元振曰嬖孽全生而終不貽累於世李詩遊以物表放情酒月既然若將仙之語而前後跌其身皆坐詩焉也文章之與仇謀憎命達自古皆是其免者幸耳曾見相書鼻梁

低鼻如寵門者才智超羣而命道艱屯盖人之賦形亦才與命不兩全必矣天道使之也豈容人力爲哉一生榮落固不足言而獨恨我國輕斯文之財力鳴世諸作泯没不傳者滔々每歎平生所著述將與草木同腐今者雖使馬遷治史復有楊惲之孫珎篇寶牒不過爲鼠壤之物言念及此徒撫卷而長吁幸願足下毋虛勞此後文章曾不若生前盃酒

題跋

題詩經鄭衛風後

高興柳氏曰余於髫齔時學詩鄭衛等風先儒多箋辭爲

淫奔之辭讀至此廢書竊歎曰詩經已經夫子手存者卽
刪之餘也見於逸詩而合爲萬世法者亦甚夥胡獨於淫
辭褻語而不見刪以垂到今乎暨今思之盖詩者發於情
諷於口者也自古詩人或有感遇而起比興多托之男女
俚語故其說雖若褻昵然其實或感發於君臣交友際會
之間諷其說以諷詠之故太史公曰詩三百大抵聖賢發
憤之所爲作也古人以風雨雞鳴稱君子臨亂不改其操
曹孟德亦以子衿儦鹿鳴爲時賢歌於赤壁春秋戰國時
於享君燕賓多賦詩以重之曾不避鄭衛辭欲重其言而
贈之淫辭未聞有按劒相接者何也是必去古未遠審知

其非淫辭豈緣諉諸斷章而不相鄭乎屈原作離騷多舉男女事以寓詭甚至稱帝王后妃求配己李白有遺能繼大雅而其詩必用神仙美女語語而反之是皆困竄謫流徙戀君懷賢以比興於騷詩耳後世未聞以好色辜屈原而獨王介甫訾李白特甚是豈知言者乎盖夫子所稱放鄭聲者指桒間濮上等詩也非爲列於三百篇者道也今夫列於三百者自三代均被之管絃使人發善心而創逸志者宋人至斥鄭衛詩不欲進講於經筵豈宋去古益遠只守舊説小序之訛而不之覺乎愚意鄭衛淫詩盡入孔子之刪而桒間濮上亦軼詩之遺者也傳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題鄭進士 百昌 擬古詩左

世季矣攻詩者多趣近體近體非古也古來鳴詩之流率用是道而止謝不及大謝應劉比蘇李降級我國全不曾此律數百載寥寥今公用三百餘韻於荒陬百代後音響間雅頹波萬仞呀余不孤矣但鄙眼觀之格律似流緩弛宜以峻簡醫之爲文章以氣爲主須讀三代兩漢文高其調然後古可斷也然近體排律權輿於顏謝鮑郭其下字左右高低皆及於十九首體十九首乃三百篇之亞也願公諦視調格先從事於音響次務層語去淺近字而勿用唐以下軟語若此則彼陳韋小竪子輩顚倒走滅沒

矣勉哉

題汪道昆遊城陽山記後

渾厚雄偉之氣聚於中州而汪子輩得之肆於文章其文遒健傑特不如我國文章膚賤卑薄近於科擧常態雖牧隱佔俾冠弁東方蹈襲韓柳歐蘇自以爲斥澤之鯢其氣度體節何曾倣像於斯如晏嬰跂足不得捫防風氏之膝可歎也已雖然東方亦有人所讀三代先秦兩漢書以爲之裔基而咯取韓柳裝束之而不遡家以下而澆之漓之純乎正宗無穿鑿傅會之病者之觀乎此也瞥眼一過便御天猶然而笑不須再看

余觀大明文章之士有懲宋儒專尚韓文而不能得其奇簡處徒學弛縵支離之末資之以助箋註文字使入易曉也故或主左氏史記餘力先秦諸氏寸寸尺尺剽掠句讀王弇州爲上李空同次之空同之文益古於弇州又能先倡秦漢古文而但語辭追蟲近於小家故當讓弇州之浩大至於汪氏徒逐逐句語竊若干文字於先秦兩漢重用疊出如曰目攝曰附循曰推轂曰恂恂曰蒸蒸曰求多曰在事曰謂何曰纚纚曰猶然曰紀綱之曰籍弟令曰疆域之事等語如掣環繫柱之猿終日回旋蹈其舊跡而宗旨不立一篇三四大指而終之無歸趣臟腑之內肝膽楚越

頭面之中耳目異官不如唐太宗庭中胡越一家况望周
武王六軍同心同德乎以余觀之不解文字鄉方惜哉不
得碩師而欲效王李之餘顰反失邯鄲之本步也曾聞金
集六七十卷此特其自選而自序者猶若是其他何足論
乎雖然世之爲文以一二千百爲偶有同筭計之吏以青
黃白赤爲配有同圖畫之史以風雲星月爲對有同曆象
之家以山林草木江河淮海爲辭有同地部虞師之言方
乎此則豈不綽綽乎有餘地哉

題收稅官李璥卷帖

向也有士人南師古善望氣觀天測地之術百不爽一

嘗遊嶺之東海之上謂江陵世生文學之士顯于朝者而必歲三十年而後應當特居江陵以文學鳴殆數百咸邈然遲之萬曆十八年余貳關東使司一道掄才人皆曰江陵有李氏子某年少才儁文章冠關東吃吃不已暨余試士江陵讀其文覩其貌頗異之知其必朝夕捷嵬科顯于朝無疑厥後荏苒十數載無聞泯泯余恠之甚異日者於龍榜中得生姓名非徒關東之聲名不虛也余所見於江陵者不謬也默計南師古推測之候於是乎適三十年矣師古前知之纖纖於必世後不爽於毫末雖京房郭璞不多吾於兩家均之師古其術則一也然則世人見生於人

人之中不知異焉使異人觀之必有異氣浮于身上矣必
有星文動於天上矣必有地理毓秀於所生之所矣今者
受朝廷命責收稅於鴨綠江夫以生之儒才無以冠一道
之文章日察商販盈縮計星兩於市廛之間豈生之事哉
吁天地之氣已著於三十年之前世之人不知其異於一
世之間今之處朝廷柄權衡者獨不媿於南師古之術哉

題權學官付西征錄

昔余見權石洲詩雖不高亦不低雖無警句亦無疵語有
知四角蒺藜鐵信手擲地首末立順自成一家語眞文章
地今觀爾西征錄甚矣爾之詩酷似爾季父而獨惜失身

戎馬之間也然而王維鄭虔儲光羲蘓源明皆僞署之餘而其詩卓絶千秋爲唐詩高選況爾弱冠乳臭遭此不幸者乎其比蔡琰胡笳詩豈並日而論哉勉之哉前途萬里將與穀子者傳詠千秋豈但一石洲而止哉爾贈我金將軍忠烈錄不覺涕下

拱集聽三綱行實跋

臣竊惟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亘天地貫古今靡遺一夫靡息一日者性也惟其性也故上之施化也易下之從化也速古者聖王治本乎三綱以此也吾東方箕疇一脉擴千百世家法之正不失三代之傳雖五胡五季胡元之溷不

曾波及海東其純乎純則中原禮樂之本地無以多也粤

我 聖朝治先化首褒古今三綱行實以矜式一世寔

先聖王成訓也纂續三綱行實似續前烈亦後聖王濟美

也至我 聖上謂萬化之根不外乎人性之綱而三綱之

目最首於五常之列其在史策或汗漫而不要其在耳目

或黯昧而不久使斯人接於外動於中宜莫如圖書之易

感越萬曆壬子乃命弘文館儒臣若曰副提學臣惺修撰

臣廣敬等惟我邦户服禮義鳴天下有素 先聖王纂兩

書立民彝則旣行于世而惟茲壬辰之亂著于孝于忠于

烈者將泯沒無傳予甚惜之其採中外所薦聞皭々可稱

迹者編錄之越明年甲寅設都監選諸宰更加釐正又明年乙卯加抄輿地勝覽若而人載之編首統上年所裒輯圖之傳之諺解之於是一帙成赤心許君確乎金石知有國而不知有身輯忠臣一卷敦百行之源彈不匱之誠思以區之文蒿報昊天之罔極輯孝子八卷保靡他之貞心樹不更之貞節青松白水之誓雖白刃而不避輯烈女八卷而又有有姓名而無事蹟者亦付錄焉總一千五百二十餘張又數如之役始於甲寅七月斷手於乙卯十月大都十七卷夫人平居守常也承事奉公入孝出悌夫和婦順無以異於人及乎臨大亂履危機生死利害不足

以動其中然後方可知忠孝烈之難也是豈獨匹夫匹婦之操行之不撓揆厥本原盖由　列聖之敎化培植於二百年之間哉　聖上表率振作之德因其性而善導之使愚夫愚婦有以觀感而聳動之歟其頌于八方傳之萬世豈特卷中之人垂榮不刊哉　聖上菁莪麟趾關雎之化永有辭於無窮也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式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冬嘉義大夫吏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臣柳夢寅奉　敎謹跋

於于集卷之四

